

我們的七月一九二四年目錄

夏(封面畫).....	豐子愷作
鬼規.....	一
正義.....	五五
浣溪紗.....	六一
淚的徘徊.....	六二
溫州的蹤跡.....	八〇
湖樓小擲.....	九三
琴河感舊.....	一一四
苦獄.....	一一五

目 錄

( 1 )

目 錄

生命.....	一三四
贈 A. S. ....	一三五
贈 M. G. ....	一三九
小詩.....	一四一
風塵.....	一四二
賣藝的女人.....	一四五
浣溪紗.....	一四七
我的淚灼耀着在.....	一四八
小詩.....	一五〇
七絕四首.....	一五二
『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鐸版印)	

江南二月.....	一五三
所見.....	一五四
吳聲戀歌十解.....	一五五
浣溪紗二首.....	一六〇
舊詩新話.....	一六一
詩底新律.....	一七二
浣溪紗.....	一七六
瓶與酒.....	一七七
酒.....	一八一
有以七言絕句改讀爲長短句者頗有渾成之美錄其 兩首.....	一八三



目 錄

菁莪繚衡室札記	一八四
錄前人詩兩首	一九四
信三通	一九五
本刊啓事	二〇六

## 鬼 劫

幕未開時，以笙笛之風，先奏輕俏響亮之樂。

幕開。臺上光線黯淡，似在夜半黎明之交。背景灰綠色，遠處羣山巒嶺，

白頭。右側有大山，山半有闕門，人可以升降。羣山之上，濃雲之下，微露

一桁灰白色的雲彩。山前爲茸綠之草原。（下鑿厚飾使行步無聲）其後方偏

左有孔穴暗藏，人可下，通至後臺。

四鬼皆是衣，白方巾，後垂白飄帶，赤足穿鞋，形容枯槁。手中各提酒甕

一，彷徨着。

以長笛洞簫及絃索合奏，樂聲驟然戛抑。

### 【和歌】

鬼 劫

鬼 規

昔年歡笑錦重重，  
花何燦爛月何潔。

方喜綿綿佳日長，

又誰知莽莽闖闖來這一跌。

【同白】 跌到鬼門關上來了。【接唱】

鬼門關，巍然在。

黃泉路，好漫漫。

仰頭驚喜，見白蝶數十羣飛。

今年是那一年了？

今天是那一天了？

從來黑似鐵，

何處飛落一堆雪？

何處飛落雪一堆的白胡蝶？

尋思躊躇。

定是花魂月魄人間子，

精誠耿耿而不滅；

故飛飛去來電樣的掣。

一齊向蝶招手。

來來！

過來罷！

我們這裏有的是酒榼，

可以洗您心中之嗚咽。

真 誠

唐 焜

向蝶亂酌酒，淋漓然。

來來！

飛過來罷！

踟躕白玉似的身子，

投在咱們的懷中，

且緩一緩寒冰下的凍骨。

向蝶伸臂踴躍。蝶悉飛散，窸伏地嗚咽。樂暫止復漸作。甲徐起，脫巾披

髮，風吹之。

【甲作身段唱】

什麼在那邊燃燒，

什麼在那邊照耀，



什麼在那邊嘶叫？

都是些無明火餓中跳來跳去的小妖，  
都是些浮生波濤中一點搭的小幻泡。

白衣使者在天上，

有千億的魔女們賣弄妖嬌；

於是銀翅回旋，

或楞楞的往下掉。

白衣使者在人間，

有萬千兒女的癡騃把他纏繞；

於是銀翅垂垂，

鬼  
劫

鬼 劫

撲落落的再往下掉。

白衣使者敲着鬼門關，

他以為這兒當有幾分幽悄；

誰知道白骨的行屍們，

生前的愚笨，沒有銷，沒有銷，

索性緊緊地把他撲抱。

他真急了，

銀翅折落在咱們的懷中，

白衣裳不知隨那一陣的罡風去得好遙遙。

咱們哭，他在笑，

他把咱們騙得好。

朋友們啊！

我們雖遠去盛年，

卻已不能再老；

我們這裏沒有笑，

卻也用不着悲號；

光明不肯來，

我們也不希罕牠的臨照。

枯井不生波，

枯楊不生華。

鬼 劫

鬼 奴

咱們相勸而醉罷，

相和而歌罷，

相枕而入睡罷。

前生夢裏的光明呀，

冤家！

【衆伏地和歌】

咱們的冤家，

真真是一箇冤家！

甲背身跪內。樂聲止。乙伸臂向天，起立

【乙唱】

一片秋雲幻出癡

遙峯近岫玉絲絲。

白雲好散癡難散，

因此上人到重泉夜夜癡。

【白】癡得好笑啊。

乙微笑，瀟笑，漸大笑，甲迴身外立。

【甲白】笑什麼？

乙脫巾披髮而歌。

我笑，我笑癡多因慾多。

惟慾生癡癡最大，

吾生常被慾推磨。

【甲夾白】有些什麼慾念呢？【乙接唱】

鬼 奴

鬼 哥

常言道無非名韁和利鎖。

上則經營八表，凌跨六合的雄圖，

下則一瓶油一瓶醋也放牠不過的年老婆婆；

當年日，小大不同科，得喪亂於梭，

彷彿地獄常有十八層，

三十三天上還有渺渺的大羅。

到今日之下，你和我——

以手指甲，唱中雜笑。

哈哈笑，笑呵呵。

甲乙携手同聲大笑。

【同唱】

原來無量塵勞共一魔。

可笑生前挨凍又挨餓，

雙肩一擔牢牢荷；

那裏知道擔子上，

一擔焚身的慾火。

甲乙同作身段。

這如何是可？

這如何是可！

【甲白】 可有人跳過這一關的嗎？

【乙唱】

鬼 叔

鬼 規

有誰人跳得過！

【甲白】 難道也沒有人看得破的嗎？【乙接唱】

有誰人看得破！

你不見三重關麼？

【甲白】 那三重？

【乙白】 衣食住第一重，名利雙雙第二重，當世威權身後浮名那是

第三重了。【接唱】

憑你靈姿慧性也看不破，

憑你志士仁人也跳不過。

打卻了一重，

自有另外一重將你張羅；



何況其間同噴薄着一蓬自煎自焚的慾火。

除非你不飄然而墮，

不怕你看得破呵跳得過。

從來沒有的，

怎麼會有你一箇？

你正如藩溷間的瓊英一朵，

輕風颳着，

一霎眼的明瑩終歸塵泥。

休調哄我！

這定是你自己的幻夢成訛。

鬼  
奴

鬼 報

甲羞慙，轉身向內，潛以脂粉塗臉。

【丙丁白】 請問老哥，怕道世上的癡愚全憑利慾的一念嗎？

【乙白】 也還多的很呢。【接唱】

吾生苦的是冤親衆，

第一冤親，第一癡。

慾癡之烈烈的火，

戀癡之皸皸的絲。

人家說，難還刻骨相思債，

依我看，刻骨的相思未算癡。

說什麼「情瀾愛海終須竭」

說什麼「愁梗歎苗容易萎」

說什麼「落花流水三春盡」  
說什麼「溝水東流又到西」  
這都是浪蕩的芳年不做美，  
直到華髮飄蕭才來自解圍，  
若果真悠然笑此當年我，  
又何勞萬遍思量一味悔。

酒闌人散猶如此，

何論馨香未故時。

直覺得天不高呵地不厚，

冰失其寒，火失其輝，

鬼 扭

鬼 劫

飛潛羣動奔波殺，  
日月雙輪自家推。  
無端有了一箇我，  
而且無端有了你；  
還問他們誰是誰。

甲逼身，乙抱之。

【同唱】

一切似吾生，  
吾生不似那一切。  
如夢，如幻泡，  
如露亦如電。

可是——夢那有這般朦朧，

電那有這般閃爍，

朝露初不如是的易乾，

幻泡初不如是易滅。

又何況——這般綺夢好難尋；

電的明，

露的瑩，

幻泡的圓靈，

更何足以並吾生。

甲乙握手共舞。

【乙唱】

鬼 歌

鬼 規

我有這一剎那，

我愛這一剎那，

我消受這一剎那。

短，短，短……無內的短；

大，大，大……無外的大。

自婆婆，自吟哦，

自唱還自和。

你笑我的痴，

我不能笑你的痴麼？

你憐我的傻，

我不能憐你的傻麼？

你菲薄我的無知，

我不能反而菲薄你的無知麼？

我痴我傻，我無知，——

不理你，你如何？

轉侮辱你，你如何？

你聰明——

我不知道，你如何？

在天之下，在地之上，

只有一箇你，一箇我，

你只得和我打夥，

你也不得不和我打夥！

地 報

趙 翹

甲點頭。乙吻甲，嗚嗚作啜嚙。

【乙白】 這樣，方才好了！

【同聲高唱】

只有我，只有我，

只有你的我；

但你還是我！

齊向後指。

羣山的嵯峨，

齊以足頓地。

茸軟的茵莎，……

是你也是我，



全是你的，但你還是我！

並作身段。

【同唱】

現在什麼都忘了，

所忘不掉的却又全然不像箇什麼，

勉強說，或者有點兒像罷，

一團烈烈無上的大火。

咱們的筋骨，米麪般搓磨，

咱們的血肉，酥蜜般拌合；

把咱們倆重新做過，

鬼 奴

鬼 規

把萬有一切重新造過。

何處着箇你？

何處着箇我？

你我都無着處，

但是你我都是有。

那萬有一切，

我一身所化，

將亦復如是呵！

生命火箭迸射了，

放開手，快快快！

恰好捉住紅燄上騰的一刹那。

甲乙互吻，有聲，騾跌地。半分鐘的全默。樂聲復漸作，極低抑。其時灰白的雲彩漸轉灰黃。台上漸明。丙丁伏地低唱，雜有笑聲。

【同唱】

哈哈哈！

嚇嚇！

他們倆，唱得好，

唱得太嫌好，

捧這一大交。

嚇嚇哈哈！

醉着的不能知酒味；

鬼 規

鬼 叔

睡着的不能知夢趣；

他們痴着的怎能知痴的道理。

他們想跳出痴絲織的銀羅，

却不認識織痴絲的蜘蛛。

他們的啼笑，

隔着靴子搔癢癢，

使咱們怪難過。

【同白】 還是咱們來罷。

丙丁起立，徐舒其身，向外鞠躬，並脫巾擲之空際。

【同唱】（聲漸揚）

愁有什麼痴，

戀又有什麼癡呢！

什麼烈的火，

什麼飄的絲，

笑話！笑話！

不要聽他！

哈哈哈哈哈……

【同白】 人欲萬端，癡惟一念呵。【接唱】

花有根，菱玉有芽，

可憐遊子不思家。

閒雲一出巖巖岫，

散作千條白浪花。

鬼 班

鹿 翹

又豈是薄利浮名？

又豈是兒女閒情？

【同白】以慾戀來說癡，只得成因，未得生因，還隔一層哩。【接唱】

我們何不看衆生？

我們何不看衆生？

牠們未嘗不爭，

牠們未嘗無情，

牠們也喫着苦辛，

牠們或也感着飄零。

只是——人家是隨緣的生，

碧沼中的浮萍，  
聚也好，散也好；  
我們是執着的生，  
錫紙上的蒼蠅，  
來不成，去不成。

衆生卽曰痴，  
而終非我痴。  
痴品累巨萬，  
惟慧獨生痴。

【丁白】 古人說麼？

鬼 報

鬼 劫

【丙唱】

赤水玄珠翮然杳，

不圖象罔竟得之。

丁丁斧斤開靈竅，

七日功完混沌死。

天造草昧，嬰兒孩。

乾坤屯蒙繼以需。

故曰「虛心實腹，

少思寡欲；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聖言狂言孰解辨，



惟願君聽願君思。

【丁唱】

我聞佛告須菩提，

「如是降伏」「如是住。」

如是以外無他說。

如何降伏？如何住？

大乘勝義六波羅

般若波羅拆爛污。

心如止水觀一切。

鬼 歌

魚 鰓

止水的心可有麼？

怎樣修持怎樣證？

願你不要如是如是的講呵！

【丙唱】

小痴痴聾，大痴慧，

小慧輕狂，大慧痴。

故絕慧正所以息痴，

慧不絕啊，痴難除。

【丁白】 請老哥講講那絕慧的法門罷。

【丁唱】

蘭灰薰燼香猶在。

玉碎金銷光不渝。

何況胸中宛轉着的一顆靈蛇珠。

豈不見桃李子熟，其下會成蹊？

又豈不見桃李花開，其上多蜂蝶？

春光自來，禁不住芳菲笑；

芳菲自爛漫，止不得蜂蝶鬧。

飽冶鮮甜桃李的性行，

怪只怪，游人們，幹嗎直向樹底下跑。

「李子樹下埋死人，」

鬼 歌

鬼 叔

他們豈不要反怪牠的當春賣俏？

一切都是矛盾的；

全生命界的呻吟，

好像一組冥冥撞擊的「上音」

一切都是偶然的；

四月間的垂楊，花花絮絮，

漫天匝地，穿簾度陌的飛飛飛。

一切都是不得已的；

初白的浪塵，

在怒瀑下跳躍奔騰。

一切都是這箇樣的。

智慧的花，

可有根莖？

根莖何在？

不知誰所栽？

不知爲誰開？

牠要和咱們一齊走，

牠已和咱們一塊兒來，

在咱們身上大搖而大擺，

卻由不得咱們的安排。

鬼  
劫

鬼 規

丙丁互作身段。

【丙唱】

一年的春風，

一年的春草，

一年的野火燒。

智慧非花。

智慧那裏有根莖；

即使有啊，不知所在。

非誰所栽，

不爲誰開。

牠瞧着是時候了，  
便慢慢的自箇兒走來。

牠向咱們即認定了有這一宗冤親債，  
咱們也不妨硬幫幫的翹。

牠由不得咱們安排，

咱們豈由得牠的安排？

兄弟啊，

你太傻了，

太執着了。

且太好事了。

地 說

鬼 劫

離離的草，

讓牠歇在裙邊，

綠了間間的庭院；

讓牠躲在馬前，

綠了莽莽的天涯。

姑娘們雖不免看了要啜泣的，

先生們雖不免看了要歎息的。

但是——

女兒的酸辛，

游子的飄零，

是你我體貼得出的嗎？



是我撫慰得着的嗎？

一樁再偉大沒有的工作，

是我小鬼的事嗎？

兄弟，你太不自量了，

你太不自羞了，

你太不自愛惜了。

你我做小鬼的本等，

只管放一把燐似的野火，

將門前春草燒箇精光，

就盤盪好了。

鬼 劫

鬼 魂

管牠明年還青不青，  
管牠別處還生不生。

在自己身上打掃清爽，

睡箇一覺好的，

好好的睡箇一覺。

尋你的清秋夢，

走你的清秋路，

別管着誰，

別礙着誰：

這樣——無論怎麼樣——了而百了。

即使真不了，不管豈不就了呢？

【同唱】

「人間天上，道理都難講；

何況淒然的泉壤。

不要想，

想得太深使你錯；

不要唱，

唱得太高使你苦；

不要占強，

便宜太多使你受折磨。

沒有不可以嫻糊的，

沒有不可以彌縫的。

悲 歌

鬼 丑

你們看「人間天上，道理都難講」

何況悽然的泉壤。

【同白】生前做箇不長進的人，生後也只做箇不長進的鬼。多少靈

阴愛慾，一醉萬事全休。前日是寒食，昨日是清明，家家墳上

都有黃錢老酒。錢是無用，酒倒要喝的。我們偷了來，連天喝

了箇盡醉，贖下的用壺分裝，還多着呢。唱了半天，嘴乾得很，

不如把醜消繳了罷。難得人家兒孫這般孝心。

丙丁哈哈大笑不止。甲乙伏地亦作狂笑和之。齊聲說：「請了！」大家仰

起脖子，咕嚕咕嚕喝了幾大口，齊嘔嘴歎道：「好酒！」

甲乙立起，丙丁扶之，作醉歌身段繞台行走，時時就盞飲之。其時樂聲極

低抑淒涼。幕上霞彩漸轉橙色，台上得分明見人物之眉目。

繞台三匝後，四鬼分散，穿掃着，欹側着走。時時飲酒。每喝一口，擠眉  
顰眼，扮出種種可笑的鬼臉。臉色愈紅。樂聲雖未止，而漸漸幽沈，幾不可  
聞。霞色漸紅。

四鬼齊脫皂衣及鞋揮弄少頃，即拋之空際，衣鞋俱不見。四鬼僅各着一灰  
色及膝短褲，赤足，披髮，漸漸急走痛飲。樂聲漸揚，間以斷續之鎖叨。少  
頃，弦管俱寂，但聞鎖叨尖叫之聲。闕門微啟，霞作紅色。四鬼之酒壺已半  
釋手。時頓仆，又扶據而起，面沾汚泥，狼狽不堪。行走愈急，步聲悉索。

又聞沉塚金鼓喇叭之聲，紅霞甚明，闕門大啟。門外左右分立兩武士，銅  
盔甲，紅盔纓，各持長矛及畫盾。更有兩役袒袖披髮，披紅白相間之長襦，  
各執一巨如見臂之火把，光燦燦然。金鼓之聲愈震。喇叭和之。有神人紅  
袍素裳，金髻頭，白面微赭，雙手提起袍之前襟掩面，當闕而立。四鬼羅

鬼  
規

瘧 症

拜，俯伏着。

【神唱】（以橫笛鎖呐和之）

你問我嗎？

我是你們的主。

我不見得比你們知道得更多，  
我也不見得比你們更會得做；  
只是，了知以外我無態度，  
做事以外我無需求；

就憑這一點點，我做你們的主。

靈明不至累你，

假使你不執着；

痴愚不至辱你；

假使你不怨詛；

歡歡喜喜，何須惆悵；

假使你不追想；

哭哭啼啼，何必傷神；

假使你不認真；

痴慧悲歡，可以兩忘，可以兩得，可以兩證；

假使你不放生分別。

你無端欣羨衆生，

鬼 奴

鬼 劫

忽又無端輕賤他們，

這都是妄執無明。

你忘了你是衆生之一。

你先得承認你是衆生，

方可以談超衆生。

你先得容忍「被超越」，

方才得證「不被超越」。

隨你把「生命」看成千奇百怪，  
但畢竟有這麼一箇生命。



如覺得不合胃口，  
不妨更換你的看法，  
但牠的一度存在，你卻不能否認。

你認牠爲真，

同時測牠的變；

你認牠爲幻，

同時信牠的有。

我教你一個乖，

一件事做兩面看，

中間有個「真實」在。

鬼 趣

虛 聲

即使你看得聽太真，  
我將鼓勵你的高興；  
即使你看得聽太幻，  
我亦將佩服你的聰明；  
如你愣說牠是沒有，  
我將說你有了病。

你唱的全是鼻音，  
雖然十分中聽。  
你的話狠不錯，

但是你卻不會做

你說不再唱，

這是唱倦了。

你說不再想，

這是想膩了。

你莫如別打謊語，

切切實實做些事情的好。

捐棄平常的實感，

把捉縹渺的靈明；

亮 報

鬼 叔

想想這箇錯誤何等利害！

因為感覺正是事實世界的媒介。

你的心儘管高遠，

你的腳跟必須實在。

你即看見了千步萬步，

你總要一步一步的邁。

如連一步也邁不開，

所見的大地河山豈非虛幻？

慷慨高歌。

我老實告訴你，

最近我的是小孩。

他不但浸沒於實在，

并忘了那實在。

次近我的是女人。

她的眼淚永遠是倒吞。

她畢生爲人填窩兒，永遠不做聲。

她分我的偉大的容忍。

再次近我的是愚夫了。

鬼 規

鬼 奴

他不知事情的意義，  
卻會用全力幹去。

這很像我往常做事的神氣。

最不肖的是你！

一味的胡思亂想，胡言亂語，胡行亂走，

一點事情也不會幹，

一點痛苦也不能忍耐，

一點趣味也不懂擔待。

見了我還敢搖搖擺擺。

做做詩，喝喝酒，樓樓女人，

這是你的本等！

饒這般下流，還敢對我誇稱。

我倒未始不能容忍的，

反正你已完完全全是一箇蠢然自私的動物了。

可歎你，事到頭來，也還不肯承認。

失足往下掉的

果然最可憐憫；

甘心往下去的，

多少有點真誠；

荒 涼

地 獄

只有抱糞泥當雲霞用的，  
他安的是什麼心！

我盡量寬恕你，到了十二分，  
你竟還有第十三分的罪過！  
我救拔你作什麼，  
你從來未嘗希望過得救。

你也居然談「毀滅」，  
沒有得叫人惡心的。  
像你這樣貪鄙，



聽了一聲「毀滅」也要肉顫的。

天快亮了，

鷄快叫了，

我下來了。

你給我請！

你給我去！

神站立作身段。武士以矛盾相撞。火把上下抖動。

【和歌】（神及其從者）

九泉之下有重泉，

鬼 劫

鬼 報

你給我下去！

你們都給我下去！

尖銳之鎖啞一聲，金鼓悉止，惟聞喇叭嗚嗚之聲。火把驟滅，濃烟繚繞。

武士從者悉隱去。神途躍下，仍以前襟掩面。四鬼並蒲伏在其襟下，神提襟作種種姿勢，左右上下晃動。四鬼亦並隨之，不離襟下。其髮上披，覆及神之袍襟。神左手驟釋襟露面，迅速地右手抓住四鬼之髮向台後方偏左暗穴中一擲。四鬼並騰身面墮，寂然不見，惟聞啾啾鬼語數聲。幕暫下，樂合奏約二分鐘。幕復開，樂止，神亦不見。山崖微露朝日。幕下。幕後聞鷄啼。

二四，四，十七，寫完。

(注) 凡分節有——號者，俱是示樂聲過門之處。無此號者，示歇聲間歇。

## 正義

人間的正義在何處呢

在我們的心裏！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着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的擱在心上，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裏，總要喫牠乾淨；兩箱衣服堆在屋裏，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捨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箇尖兒，衣服的一箇釦兒！——爽性用牠不着，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付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的尋覓着。這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牠的變曲的影兒——在「自我」的脣

正 義

正 義

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正義可以做幌子，一個漂亮的幌子；所以誰都願意念着牠的名字。「我  
是個正經人，我要做正經事，」誰都向他的儕輩這樣隱隱的自詡着。但是  
除了用以「自詡」之外，正義對於他還有什麼作用呢？他獨自一個時，他  
在生人中間時，他早忘了牠的名字，而去創造「自己的正義」了！他所給  
予正義的，只是讓牠的影兒在他的唇邊閃爍一番而已。但是，畢竟不算十  
分孤負正義的；比那憑着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還較勝一籌呢。可怕的  
便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他口裏唱着正義的名字，手裏卻滿滿的握着罪  
惡；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粘上金彩輝煌的正義的簽條送去了。社會憑  
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簽條，欣然受了這份禮；便是明知道是罪惡，也還  
是欣然受了這份禮！

易卜生「社會棟樑」一齣戲，正是這種光景了。這

種人的脣邊，雖更頻繁的閃爍着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但深藏在他心底的正義，只怕早已霉了，爛了，且將毀滅了！在這些人裏，我見不着正義！

在親子之間，師傅學徒之間，軍官兵士之間，上司屬僚之間，似乎有正義可見了，但也不然。卑幼大抵順從他們的長上的；長上要施行正義於他們，他們誠然是不「能」違抗的——甚至「父叫子死，不得不死」——類話也說出來了。他們發見有形的鞭扑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後，怎敢去違抗呢？長上們憑着威權的名字而施行正義，他們怎敢不遵呢？但是您私下問他們：「信麼？服麼？」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甚至奮起他們的雙拳呢！這就是長上們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這種正義只能由長上行於卑幼，卑幼是不能行於長上的，所以是偏枯的；這種正義只能施諸卑幼，而不能施諸他人，所以是破碎的；這種正義受着威權的鼓舞，

正  
義

正義

有時不免擴大到牠的應有的輪廓之外，那時牠又是肥大的！這些仍祇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我在這等人裏，仍舊見不着牠！

在沒有威權的地方，正義的影兒更彎曲了。名位與金錢的面前，正義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您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兒！他們未必願意如此的；但一當了面，估量着對手的名位，就不免心裏一軟，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於是，不知不覺的便敷衍起來了。至於我們平常的人，偶然見了所謂名流，也不免喫了一驚；便是心裏有一百二十箇不以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樣子，以表傾慕之誠。所以一班達官通人，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他們所做的都是合於正義的！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與否了。呀！這樣，

正義豈不已淪亡了？卻又不然。須知我只說「面前」是無正義的，「背後」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着。社會的維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這背後的正義哩。但背後的正義，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為隔開一層，不由便單弱了。——在名位面前的正義如此，在金錢的面前的正義也是如此。一個爲富不仁的人，背後雖免不了人們的指摘，面前卻只有恭敬。一個華服翩翩的人，犯了違警律，便是警察也要讓他五分。這便是我們的正義了！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後的。而在極親近的人間，有時連這個背後的正義也沒有！因爲太親近了，什麼也可原諒了，什麼也可媽糊了；正義便任怎樣彎曲也可以了。背後的正義只在生疎的人們間。生疎的人們間，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自然可以用着正義這個幌子的。至於一定要到背後才叫出正義來，那全是爲了情面的緣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種同情，

正 義

一種廉價的同情。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廉價的東西；在正義與情面兩者中，便儘先取了情面，而將正義放在背後了。在極親近的人間，情面的優先權到了最大限度，正義便幾乎等於零了，便在背後也沒有了。背後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但比起面前的正義，便大大的不同了；啓發與戒懼的功能都如攪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了。——於是仍只算一個彎曲的影兒！在這些人裏，我更見不着正義！

人間的正義究竟在何處呢？滿藏在我們的心裏！爲什麼不取出來呢？牠沒有優先權！在我們心裏，第一個尖兒是自私，其餘便是威權，勢力，親疎，情面等等；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您想，時候已晚了，牠還有出台的機會麼？沒有！所以您若要正義出台，您就得除開一切，讓牠做第一個尖兒！您得憑着牠自己的名字叫牠出台！您還



得抖擻精神，準備一副好身手！因為牠是初出臺的角兒，搗亂的人必多；惹得準備着「打」——不打不成相識呀！打得站住了腳，攞住了手；那時我們便能從容的矚仰正義的面目了。

五，一四。

浣溪紗

隱括灰色馬中依黎娜語。

碧草風吹細語柔，晴光明映小溪流。韶華疑水弄綢繆。  
但換朱脣長又屢，但親皓體密還周；兩心蜜戀更何求？

正義

淚的徘徊

## 淚的徘徊

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成這樣的性習，看什麼看得出神，聽什麼聽得入妙，突然間，心頭與鼻際便酸起來了。雖然這酸酸的是一種耐得體會的味道，然而也覺得不大能當得起，況且跟在背後的滴淚總以能得避免爲妙，於是只有立刻回過頭來。回過頭來之後，看自然是看不見了；便是聽，因爲眼前別有一番形色，聽的凝注力也消散了，（聽與看並注則聽力愈專，否則也得不看什麼，才能凝注地聽呢。）這樣，才算把酸味化淡了，給眼淚擋架了。

慶祝的會集中，常常有向國旗行禮及三呼萬歲這些節目，這些對於我真可謂惡作劇。全場寂靜了，一切都凝定而爲僵的呆的，獨有那面國旗

微微飄動，或者還有點拂拂的輕響。一個人以幽靈似的聲音顫顫地喊道：「鞠躬！」於是一羣人木偶一般折起腰來。我彷彿驟然感受着寒冷，週身一慄，心頭便酸了，鼻際便酸了，眼淚便欲奪眶而出了。或者在同樣的洗獸之後，一轟而起地合喊着「中華民國萬歲」以及「什麼什麼萬歲」；彷彿看得見那些聲音像爆裂彈的火花，急升亂竄，終於零星星地散落下來。我感覺全身都張緊了，幾乎皮肉要迸裂開來了；同時心頭便酸了，鼻際便酸了，眼淚便欲奪眶而出了。既已臨場，當然惟有回過頭來之一法；而不要臨場更可免卻回過頭來的麻煩，所以對於這些會集也難得去參加。

前此七年的秋天，我在鄉間病倒了，便僱舟載回城中。連日發熱，精神很興奮，儘是這樣那樣想，或是信口談說。醫生診斷說這是「類瘧」，非常優越的，說不定幾時才能全愈；可是危險是沒有的。這在我沒有什麼關係，

溪的雜憶

淚的徘徊

我本來不曾想到危險不危險；只是在天天勞作的生活中，得以略微歇一歇肩，又得專有相伴的人一切的慰護與殷勤，就覺得這個病未嘗不可感激，而且就是牠離去得遲一點也無妨。

一天下午，醫生照常來過了，去配藥水還沒有回來，我依然絕不疲倦地躺在牀上，隨意與妻閒談。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不知當時談些什麼，但總是關於節序的那些話。我忽然說，「國慶日快要到了，那時候或者還不能離牀呢。」妻說的什麼也不能追想了，大約是不至於的，或是即使到那時尚須休養，也並不要緊那些意思。我不很注意去聽她的話，很快地，像感受電流一般感到那種對着國旗鞠躬的景象，以及羣衆轟呼萬歲的聲調，幾同實現在眼前，真送入耳官。究竟是病體，約束力不及平時，胸口一涌，便放聲哭出來了。於是哭佔有了一切，想像中的景象與聲調便糢糊了，只是無所

爲而哭，像一呼一吸那樣地自然。然而越哭越劇烈了，起初是長號，是間歇的，後來竟轉爲幾乎不及透氣的嗚咽。涕淚流於兩頰，直到耳後，直到頸際。妻驚詫着，她實在莫明其故，只得慌張地勸止道，「停住罷！停住罷！」——她的手按着我的頭額。我不能回答她；心裏這麼想，我自己也作不得主，怎麼就能停住呢！這一哭直延長了半點鐘光景；生平類此的哭止有兩回：一回是當了兩年教師，突然被辭退了，我也厭倦這職業了，而友人來信，介紹我到另一箇學校去當教師，我便欲回絕，父親與叔父卻毫不遲疑地說「答應爲是」的時候，（是黃昏時候，我正從酒家喝醉了回來）又一回是五年前父親死去的時候。

這場大哭的結果是體熱驟然增高至兩度有餘；面目也現異樣，從家中人驚惶的情狀推想，大概是很可怕的。於是去還未久的醫生重又被延請

淚的徘徊

淚的徘徊

回來了。

至於無端感觸，強忍而止的機會，除了已寫入另外一首雜記的，尚有些呢。那一年冬天在杭州，早上正料理功課，佩弦走進來說：「今天停課，爲着國民大會。」我聽了，不由得心頭一鬆，（教員每喜歡聽說停課，不知這一句能不能成爲通則，在我的確感得這麼一鬆。）隨後便想走去看看，因爲我從不曾參與這種會集，看一看是怎樣的情形，也可增長閱歷；而且會場就在湖濱，就是沒有什麼會，我們也常常跑去的。佩弦贊同我的提議，便一起到湖濱。

湖濱體育場中已擠滿了人，隊隊的男學生女學生，兩兩三三的穿長袍着短褂的，僅有很窄的間隙；我們這麼用力前挪，偏着身子，與左邊右邊的人

相摩相撞，才得慢慢地走近中心。那些人大部分執着長條的白布旗子，或齊肩頭，或則舉起得比頭頂高一點；粗粗一望，只見搖搖晃晃零零碎碎的一大簇白。旗子上寫的是「反對……」「不承認……」「同胞……」「亡國……」那些語句，寫得極工整的固，但是潦草到使人起反感的也不少。我們再也不能前進了；原來前面的人擠得更緊密，彷彿是堅緻的垣牆，（圍成箇羣衆的核心）而我們已貼着這垣牆了。從許多頭顱之間擡眼望去，便見中間高起得不多的一箇平臺，臺上站着三二十箇執旗的人，有一箇人正在演說呢。在全場嚷嚷之中，實在不能聽清楚他是不是在那裏說話；但是從他的手臂的揮動，身體的轉側，以及嘴唇的翕張，我能斷定他是一箇演說者。

一 忽兒這箇人說完了，匆匆點着頭，便歸入背後一羣人的隊裏。這一

演說者

漢的徘徊

隊人擁動了一陣，從後面推出一箇人來，站在剛才這人的地位。他也演說了。他狠命用力，把聲音提得很高，幾乎每箇字眼都轉變了，——我代他感得岑岑的頭脹。他那副面容是愁苦的，似乎所有的皮肉都盛緊着，而且塗上一層灰色。他這樣頓足，這樣揮手，這樣曲躬側身，全乎表示一種迫不及待幾同呼吸將絕的樣子。他教人家要爭持這一次的外交事件，要同心協力，非達到目的不休。他誇揚民意的威權，說誰也拗不過來的是民意。他提出第一箇第二箇的辦法，假若達不到目的時，這些辦法就是後盾。末了，他的喉嚨沙啞了，號哭一般喊道，「拱宸橋那邊不是有他們的領事館麼！在場的同胞一齊去呀！更呼喚沒有在場的同胞一齊去呀！」「去呀……」羣衆闐然喊起來了。「教他們看看我們的民意呀！」演說者補足一句，全然是啞音了。「去呀……」所有的白旗一齊高高舉起，急急拂動，



於是喧嚷之中夾着發發的音響。

我感覺受着異樣的壓迫，同時模糊地想着人間的情感，如其再站在這裏，非流淚且放聲而哭不止。這算什麼呢？於是拉着佩弦的衣袖，回轉身，說，「我們走罷。」

前三年的秋天，我回到鄉間去，先前任事的學校裏正開懇親會。我並不是去酬應，像祝賀人家的壽事喜事一樣，卻是真心誠意情願去看一看。原來人不必等到衰老的時候，重尋童時的蹤跡，某人是當年出入的伴侶，某地是當年遊釣的處所，才覺得有一種淡淡而彌可戀的甘味，足使心兒微微地一笑；就是當壯盛之年，就是判離不久的舊遊，倘若得重一追歷，也就是非常忻快，足以潤澤心靈的事情。那幾許同伴，共事的以及小朋友，不知怎樣

淚的徘徊

淚的徘徊

了？以前坐在裏邊治事的屋子，站在那裏眺望的園場，不知怎樣了？根據着前此一年兩年尚且很少變動推測起來，大概現在這三四箇月之別，總不會有什麼大變動。然而不知怎樣了這想念也總消融不了。因此，我真心誠意情願去看一看。

到了學校裏，舊友的敘談，近況的陳述，各處的周覽，果真沒有什麼特別新異的；換一句說，就是一切沒甚變動。然而我覺得非常地安適——我們不該看輕安適這兩箇字。「有病方知健是仙」乃是對於安適的追慕，假若不病，安適的可貴便被忘了。但是惟此習焉而罔覺的才是人間至樂。要說牠有什麼味道，牠卻清極淡極，實在沒有什麼味道。勉強描摹，可說牠像不受風吹的輕雲，像潺潺自流的山泉——然而大着迹象了。

會場怎樣地佈置，觀衆怎樣地紛多，乃至一一的節目怎樣地表演，在此

都無關緊要，所以不說。這裏單說幼穉生唱歌的一節。登場的是六個孩子，六七歲的樣子，衣服頗新鮮，頭面也極整潔，（這應是他們的母親的成績；母親說，「今天學校裏開會，兒又是要當衆表演的，給你梳頭髮，給你洗臉面，給你穿起紅的綠的藍的黃的新衣裳，好教人家讚聲好！」於是孩子們被綴飾得這麼可愛了。）他們各握着一柄中號的而字耙，似乎擔當不起的樣子，略微搖晃着。這樣長且笨的器具在他們的手中，更見得他們的幼小，但是也顯出無知的努力的美。

他們一齊舉起鐵耙，像農夫鋤地的模樣，一足退後，略略蹬下身子，以取姿勢。同時他們啓口而唱了；我不知唱的是什麼歌詞，可是我能領略這聲音的情味。這聲音這麼清新，這麼富有生意，使人彷彿想見青蔥的顏色，又使人起芳春輕暖的感覺。他們的鐵耙一起一落，合着歌曲的節拍；他們的

候的養類

溪的徘徊

歌聲抑揚徐疾，攝住所有的觀衆；他們以外再沒有一箇動態，再沒有一絲氣息。

我想，「可愛的美呵！可愛的小農夫呵！——這麼天真這麼愉適的小農夫！」這並不會想出什麼來；卻又無端地心頭悵悵，有待忍淚了。

幸而他們的歌隨即唱畢，他們就下臺了。

經過幾箇節目之後，是兩箇女學生的「優秀舞」。當幕布揭開的時候，我的眼睛發眩了——說發眩並不確當，實在是說不出來的一種感覺。這兩箇女學生是十三四歲的年紀，一箇是圓臉，含有笑的意象，又一箇臉較瘦削，常常若有所思的樣子；我教過她們一年的功課。我們這鄉間雖然離通都大埠不遠，然而一般的服用起居總可說尚在儉約一方面，時世裝之類，僅見于喜慶的人家或是社戲的場中而已。平時女學生穿的不過是布衫布

襖，至多用那些有條紋的，有花點的；裁翦又往往不甚稱身。她們的頭髮則編成統直的辮子，糾結到梢；有幾箇愛作新樣，也只是翦一排額髮，短短的，疏疏的，就自以爲頗美好了。而現在這兩箇女學生彷彿才經蛻化的蝴蝶，使人不能相信從前那三角形的蛹兒就是她們的舊形，她們真箇地翩翩然像箇蝴蝶了！她們穿的是白綢的舞衣，寬大而不長，下緣剛齊着兩膝。袖口正及臂彎，綴着褶縐的紗邊。純絲的轆子映出微紅的肉色；軟薄的舞鞋仍能顯現兩腳的原來的曲線。頭上裹着桂黃的錦帶，把頭髮束住；以下的髮披散於肩背，——並不故意烘得使蜷曲，卻有波折自然之致。她們不是站在臺上，也不是正從後臺走出來，乃是這麼進退轉側地舞蹈着。她們不是只是單調地舞蹈着，更有諧和的琴聲與弦聲應合着她們的動作。圓臉的那一箇，嫩羞的紅暈泛於顏面，其明豔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比擬；看她這樣嬌

淚的徘徊

淚的徘徊

愁地含笑，卻又似不解羞的。較瘦削的那一箇呢，平日的若有所思的面幕揭去了，這才顯露出少女的天真活潑的本色；她也帶着感情的笑容。她們高高舉起兩臂，擡頭仰視，像是遺世的仙子。她們伸手作撫慰的姿勢，微微垂睫，又像是慈悲的大神。隨後相對招手，而走近，而攜手合舞，眼注着笑，對着笑，簡直是愛神的……

我初不料她們兩箇會這樣地顯示於我的眼前。我初不料她們兩箇會這樣地發揮她們被掩隱的美！她們的一動一盼都強烈地搖動我的心，越搖越鬱結，致感不舒。眼淚又欲偷跑出來了。於是我只得低下頭來。

——附記一句，距開幕不過一分鐘光景呢。

今年一月六日，觀黎錦暉先生所撰葡萄仙子上演。這是一箇童話劇。

葡萄仙子正預備排芽發葉開花，結果恰好雪、花、雨、點、太、陽、春、風、露、珠、五、位、仙、人陸續來訪問她，並且說明願意隨時給她幫助與保護。當仙子從事她的工作的時候，次第地，喜鵲、奶奶向她要枯枝用，甲蟲先生向她要嫩芽喫，山羊小姐向她要嫩葉喫，兔子弟弟向她要鮮花戴，直到結了果，白頭翁老先生向她要嫩果喫。她都不肯，給他們說明這些東西都不能損傷，都要留着爲將來之用——枝爲着芽，芽爲着葉，葉爲着花，花爲着嫩果，而嫩果要畱待牠的成熟。後來仙子的果子成熟了，哥哥和妹妹向她要果子喫，她立刻答應了，並且說，「我辛辛苦苦地結果子，就爲着你們小朋友啊！」——這箇劇本的情節就是這樣。

這是歌劇所有的表說和對白都和着音樂演唱。樂譜有新撰的，也有采取現成的，其情味一如說話那樣自然，而且把歌詞襯托得更見有力，更見

淚的徘徊

淚的徘徊

優美。說到歌劇，在不懂音樂和戲劇的我，覺得崑曲那樣唱法簡直是有聲無詞，即使唱得十二分神妙，也只能給聽衆以聲音的趣味。（聽衆本已熟悉曲詞的，當然不能一概而論。）至於京調，固然可以聽得清詞句了，但牠的曲詞另成一種格式，與說話相差頗遠，而且又多有不通之病。真正內行家的欣賞京調，在乎咀嚼牠的聲調與香味，至如曲詞的成不成話，是通是不通，卻存而不論。這可見牠給與聽衆的實在同崑曲差不多。要能够領略這等聲音的趣味，非得有素養不辦——非得也修練成內行家不可。全本外行的人自然也有耳朵，聽着聲音覺得配合口味時，也自會發生一種快感；然而僅僅是莫能自明的快感而已，此外不復能有什麼。倘若聽到的是～番說話，是完全能够領會的說話，同時這裏邊就含有樂歌的聲音的趣味，那就覺得所得更多，中心的感動必將愈益深至。

葡萄仙子的歌詞與曲譜的關係



就是這樣。我（雖然是全本外行人）想假如要教歌劇這東西發展而為健全的，完成的，這是一條適當的路徑。

演員全是孩子。扮演雪花雨點等五位仙人的，衣服的色彩含有象徵的意味，舞蹈動作都表現出他們的本真。扮演動物的亦然。——最可愛的是那箇扮山羊的孩子，戴着羊皮的帽子，（帽上飾兩枝羊角，）反穿着羊皮的鞋子，這已經潔白得教人戀戀了；他又這樣不徐不疾地爬出來，（兩手權充前足，）略微仰起點頭唱着，他的聲音銳利而卻柔美，不十分高，正像草場上平地叫着的東西，怎不教人的心兒甜軟如飴呢！扮演葡萄仙子的是黎先生的女兒，鮮綠的舞衣，綴珠的紅帽，襯以雪白的手衣同鬚子，——我彷彿覺得春光早就徧佈人間了。她的歌聲特別清亮，動作表情與歌詞無不應合，一笑一盼都有詩的意味。自開場到閉幕，她始終在場，告這箇，語那箇，

淚的徘徊

派的徘徊

爲各箇角色的中心，如太陽之於衆星。

一場一場看下去聽下去，我心無所想，只有一種薄醉似的感覺，超乎平常所謂舒適以上。到最後一場，所有的角色一齊登場，同聲唱着。末梢是這樣的句子：

我愛你！我愛你！

你愛他！你愛他！

大家相愛，大家相愛，

願世間開遍愛的花！

這真是極尋常的句子，在少年們青年們的詩籬中，可以找出一大堆類似的，或竟是相同的來。然而經這些小朋友唱着，可真不尋常！他們唱到這幾句，轉爲熱烈飛揚的調子；手與手牽起來了，大家圍成箇圓圍的圈兒，輕快地

跳躍着。第二箇「大家相愛」方畢，互牽着的手轟地一齊高舉，身體舞動得更爲狂熱，歌聲也愈益高亢。他們這樣地着着實實地唱出「願世間開遍愛的花！」

戲是完畢了，假使讓我繼續適才的薄醉似的感覺，直到回去，豈不是全始全終。然而什麼事情往自己作不得主，偏偏這末了的幾句歌詞，末了的一節樂調，鋒利得比鋼刃更厲害，對正我的心頭刺來。尤其是末一句，「世：間，」「愛：的：花，」竟然是快鎗射出的火彈了！我中了這火彈，止不住滲出淚來，只得低下了頭。全堂的觀衆正忙箇不歇地鼓掌，我可沒有這勇氣了。

一九二四，四，一九。

溫州的踪跡

## 溫州的踪跡

(一) 「月朦朧，鳥朦朧，簾捲海棠紅」(二)

這是一張尺多寬的小小的橫幅，馬孟容君畫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綠色的簾子，稀疏而長；當紙的直處三分之一，橫處三分之二。簾子中央，着一黃色的，茶壺嘴似的鉤兒——就是所謂軟金鉤麼？「鉤彎」垂着雙穗，石青色；絲縷微亂，若小曳於輕風中。紙右一圓月，淡淡的青光遍滿紙上；月的純淨，柔軟與平和，如一張睡美人的臉。從簾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纏的海棠花。花葉扶疏，上下錯落着，共有五叢；或散或密，都玲瓏有致。葉嫩綠色，彷彿摺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淺深之別。花正盛開，紅豔欲流；黃色的雄蕊歷歷的閃閃的。襯託在叢綠之間，格外覺着

嬌嬌了。枝欹斜而騰挪，如少女的一雙臂膊。枝上歇着一對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簾裏。一隻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兒半睜半閉的，似乎在入夢之前，還有所留戀似的。那低些的一隻別過臉來對着這一隻，已縮着頸兒睡了。簾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一些痕跡。

試想在圓月朦朧之夜，海棠是這樣的嫵媚而嬌潤；枝頭的好鳥爲什麼卻雙棲而各夢呢？在這夜深人靜的當兒，那高踞着的一隻八哥兒又爲什麼儘撐着眼皮兒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麼來着？捨不得那淡淡的月兒麼？捨不得那稀疏的簾兒麼？不，不，不，您得到簾下去找，您得向簾中去找——您該找着那捲簾人了？她的情韻風懷，原是這樣這樣的嘍！朦朧的豈獨月呢？豈獨鳥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着千呼萬喚；你能夠出來麼？

溫州的蹤跡

這頁畫布局那樣經濟，設色那樣柔活，故精彩足以動人。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畫，瞿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已已。故將所感受的印象細細寫出，以誌這一段因緣。但我於中西的畫都是門外漢，所說的話不免爲內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一) 畫題，係舊句。

11.1

(二) 綠

我第二次到仙岩(一)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二)

梅雨潭是一箇瀑布潭。仙岩有三箇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

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箇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箇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箇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下來，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縷；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說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溫州的蹤跡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箇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箇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皺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會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色——但你卻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一綠



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儷你呢？我怎麼比儷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箇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箇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一) 山名，瑞安的山名。

(二) 第一次去時，沒有覺着露跡。

溫州的露跡

(三) 白水濤

幾箇朋友伴我遊白水濤。

這也是箇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細了。有時閃着些須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卻又沒有——只賸一片飛烟而已。從前有所謂「霧縠」，大概就是這樣了。所以如此，全由於岩石中間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裏，無可憑依，凌虛飛下，便扯得又薄又細了。當那空處，最是奇蹟。白光嬾爲飛烟，已是影子；有時卻連影子也不見。有時微風過來，用纖手挽着那影子，牠便孌孌的成了一箇軟弧；但她的手才鬆，牠又像橡皮帶兒似的，立刻伏伏貼貼的縮回來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隻不可知的巧手，要將這些影子織成一箇幻網——微風想奪了她的，她怎麼肯呢？

幻網裏也許織着誘惑；我的依戀便是箇老大的證據。

三，一六。

(四) 生命的價格——七毛錢

生命本來不應該有價格的；而竟有了價格！人販子，老鴿，以至近來的綁票土匪，都就他們的所有物，標上參差的價格，出賣於人；我想將來許還有公開的入市場呢！在種種「人貨」裏，價格最高的，自然是土匪們的票了，少則成千，多則成萬；大約是有歷史以來，「人貨」的最高的行情了！其次是老鴿們所有的妓女，由數百元到數千元，是常常聽到的。最賤的要算是人販子的貨色！他們所有的，只是些男女小孩，只是些「生貨」，所以便賣不起價錢了。

人販子只是「仲買人」，他們還得取給於「廠家」，便是出賣孩子們

溫州的監獄

溫州的踪跡

的人家。「廠家」的價格才真是道地呢！青光裏會有一段記載說三塊錢買了一箇丫頭；那是移讓過來的，但價格之低，也就够令人驚訝了！「廠家」的價格，卻還有更低的！三百錢，五百錢買一箇孩子，在災荒時不算難事！但我不曾見過。我親眼看見的一條最賤的生命，是七毛錢買來的！這是一第五歲的女孩子。一箇五歲的「女孩子」賣七毛錢，也許不能算是最賤；但請您細看：將一條生命的自由和七枚小銀元各放在天平的一箇盤裡，您將發見，正如九頭牛與一根牛毛一樣，兩箇盤兒的重量相差實在太遠了！

我見這箇女孩，是在房東家裏。那時我正和孩子們喫飯；妻走來叫我  
看一件奇事，七毛錢買來的孩子！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條凳上；面孔黃黑  
色，但還豐潤；衣帽也還整潔可看。我看了幾眼，覺得和我們的孩子也沒有

什麼差異；我看不出她的低賤的生命的符記——如我們看低賤的貨色時所容易發見的符記。我回到自己的飯桌上，看看阿九和阿榮，始終覺得和那箇女孩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我畢竟發見真理了！我們的孩子所以高貴，正因為我們不會出賣他們，而那箇女孩所以低賤，正因為她是被出賣的；這就是她祇值七毛錢的緣故了！呀，聰明的真理！

妻告訴我這孩子沒有父母；她哥嫂將她賣給房東家姑爺開的銀匠店裏的伙計，便是帶着她喫飯的那箇人。他似乎沒有老婆，手頭很窘的，而且喜歡喝酒，是一箇糊塗的人。我想這孩子父母若還在世，或者還捨不得賣她，至少也要遲幾年賣她；因為她究竟是可憐可憐的小羔羊。到了哥嫂的手裏，情形便不同了！家裏總不寬裕，多一張嘴喫飯，多費些布做衣，是顯而易見的。將來人大了，由哥嫂賣出，究竟是爲難的；說不定還得找補些兒，才

溫州的踪跡

溫州的際遇

能送出去。這可多麼冤呀！不如趁小的時候，誰也不注意，做箇人情，送了干淨！您想，溫州不算十分窮苦的地方，也沒碰着大荒年，幹什麼得了七箇小毛錢，就心甘情願的將自己的小妹子捧給人家呢？說等錢用？誰也不信！七毛錢了得什麼急事！溫州又不是沒人買的！大約買賣兩方本來相知；那邊恰要箇孩子頑兒，這邊也樂得出脫，便半送半賣的含糊定了交易。我猜想那時夥計向袋裏一摸，一股腦兒掏了出來，只有七毛錢！哥哥原也不指望着這筆錢用，也就大大方方收了完事。於是財貨兩交，那女孩便歸伙計管業了！這一筆交易的將來，自然是在運命手裏。女兒本姓「碰」，由她去碰吧！但可知的，運命決不加惠於她！第一幕的戲已啓示於我們了。照妻所說，那伙計必無這樣耐心，撫養她成人長大！他將像豕養小豬一樣，等到相當的肥壯的時候，便賣給屠戶，任他宰割去；這其間他得了賺

頭是理所當然的，但屠戶是誰呢？在她賣了頭的時候便是主人。「仁慈的」主人只宰割她相當的勞力，如養羊而剪牠的毛一樣。到了相當的年紀，便將她配人。能够這樣，她雖然被揀在丫頭坯裏，卻還算不幸中之幸哩。但在目下這錢世界裏，如此大方的人究竟是少的；我們所見的，十有六七是刻薄人！她若賣到這種人手裏，他們必拶榨她過量的勞力，供不應求時，便罵也來了，打也來了！等她成熟時，卻又好轉賣給人家作妾；平常拶榨的不夠，這兒又找補一箇尾子！偏生這孩子模樣兒又不好；入門不能得丈夫的歡心，容易遭大婦的凌虐，又是顯然的！她的一生，將消磨於眼淚中了！也有些主人自己收婢作妾的，但紅顏白髮，也只空斷送了她的一生和前例相較，只是五十步與百步而已！——更可危的，她若被那伙計賣在妓院裏，老鴇才真是箇令人肉顫的屠戶呢！我們可以想到：她怎樣逼她學彈

溫州的陰跡

溫州的際跡

學唱！怎樣驅遣她去做粗活！怎樣用籐筋打她，用針刺她！怎樣督責她承歡賣笑！她怎樣喫殘羹冷飯！怎樣打熬着不得睡覺！怎樣終於生了一身毒瘡！她的像貌使她只能做下等的妓女；她的淪落風塵是終生的。她的悲劇也是終生的！——唉！七毛錢竟買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軀竟抵不上區區七箇小銀元麼？生命真太賤了！生命真太賤了！

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運命，真有些膽寒！錢世界裏的生命市場存  
在了一日，都是我們孩子的危險！都是我們孩子的侮辱！慫有孩子的人呀，想想看，這是誰之罪呢？這是誰之責呢？

四，九。



## 湖樓小擷

### 春晨（一）

這是我們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箇春晨。昨兒乍來，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今兒醒後，從疏疏朗朗的白羅帳裏，窺見山上絳桃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艷欲流。因她儘迷離於醒睡之間；我只得獨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時光，耳際再不聞沈厲的廠笛和慌忙的校鐘，惟有聒碎妙閒的鳥聲一片，密接着戀枕依衾的甜夢。人說「鳥啼驚夢」，其實這樣說，夢未免太不堅牢，而鳥語也未免太響亮些了。我只以為夢的惺忪破後，始則耳有所聞，繼則目有所見。這倒是較真確的呢。

記得我們來時，桃枝上猶滿綴以絳紫色的小蕊，不料夜來過了一場雨，

湖樓小擷

湖樓小閣

便有半株緋赤的繁英了。『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見自來春光雖半是冉冉而來，卻也儘有翩翩而集的。來時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牠的去時，即使萬幸不再添幾分的局促，也總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悵惜緋紅的妖冶盡成虛擲了呢。誰都得感悵悵與珍重之兩無是處。只是山後桃花似乎沒有覺得，冒着肥雨欣然半開了。我獨馱着這一樹緋桃，在方櫺內彷徨着。即如此，度過湖樓小住的第一箇春晨。

二四·四·一。

緋桃花下的輕陰(二)

輕陰和緋桃直是湖上春來時的雙美。桃花彷彿茜紅色的嫁衣裳，輕陰彷彿碾珠作塵的柔幕。牠們固各有可獨立之美，但是合攏來卻另見一種新生的韶秀。桃花的粉霞粧被薄陰梳籠上了，無論濃也罷，淡也罷，總像

無有不恰好的。 姿媚橫溢全在離合之間，這不但耐看而已，簡直是膩人去想。 我勉強作如是解析罷。 但亦自知這種迷眩的神情，終久不會在我筆下舌端留餘其萬一的。（這種惋惜細想也是無味。 因若像我這般的弱筆拙舌都能捕捉得住，還要稱什麼「迷眩」，好不害羞！） 反正今天，桃花猶開着，春陰也未消散，不妨自去領略牠們悄默中的言說。 再說一句，即使今年春盡，還有來年哩。「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湖上春光來時的雙美，將永永和孩子們追嬉覓笑。 尊貴的先生們，請千萬不要厭棄這箇稱呼！ 雖說有限的酣恣，亦是有限的酸辛；但酸辛滋味畢竟要長哩。 正在春陰裏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們，你們自珍重，你們自愛惜！ 否則春陰中恐不免要夾着飄灑蕭疎的淚雨，而桃樹下將有成陣的殘紅了。 你們如真不信，你們且覷着罷。 春歸一度，已少了一度。 明年春陰挽着桃花姊妹們的頰紅

湖樓小語

的手重來湖上，你們可不是今年的你們了，牠們自然也不是今年的牠們了。一切全都是新的。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無歸，垂垂的待老了。

四·七。

樓頭一瞬(三)

住杭州近五年了，與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爲什麼老是這樣「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聽雨，以後便又好像啞了。卽在那時，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寫的。原來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朝曾被號爲「銷金鍋」，又是白居易蘇東坡林和靖他們的釣遊舊地，豈希罕渺如塵芥的我之一言呢？像我這樣開頭就抱了一陣狂歡，未免夸誕得好笑。湖山有靈，能勿齒冷？所以我的裝啞，倒不消辨解得，一辨解可是真糟。說是由於才盡，已算謙退到十二分；但我本未嘗有才，又何盡之有？豈

非仍是變相的浮誇？一匹錦，一支彩筆，在我夢中嗎？也沒有見，只是昏沈地睡。睡醒了起來，到晚上還依舊這麼睡啊。

遷入湖樓的第一箇早晨，心想今兒應當早早的起來，不要再學往常那麼傻睡了。我住樓上，其上之重樓旁有小臺。我就登臨一望。啊！這一望呀！……

記得我已叮嚀過你，西湖與我不算是新交。即使牠不認識我，而我總已認識了牠；我得和牠攀攀交情。牠即不要我替牠掙面子，我還要牠替我掙面子呢。人說：『既然如此，爲什麼早起見面，Good Morning 不會說，老是這麼「啊呀」「啊呀」的？你鬧什麼腔呀？』我說：『就是這麼箇腔。你愛聽不愛聽？』他說：『愛聽。』我說：『好。』

『我們的湖山，姿容變幻：』

湖樓小題

湖樓小賦

春之花，秋之月，

朝生暉，暮留霞；

水上拖一件慘綠的年少裙衫，

山前橫一抹濃青的嬋娟秀黛。

遊人們齊說：「去來，去來。」

我也道：「去來，去來。」

雙槳打呀打的，

打不破這弱淺瀟瀾；

划兒動啊動的，

支不住這銷魂重載。

饑態萬方的春光，晨光。

備具於一瞬眼的樓頭望。

只有和諧，

只有變換，

只有飽滿。

創世者精靈的團凝，

又用咱們的贊嘆。」

讚頌不當，繼之以描摹；描摹不出，又回頭讚頌一番：這正是鼯鼠技窮的實況。強自解嘲地說，以湖山別無超感覺界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見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牠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異而幻現其色相，至於億萬千千無窮的蕃變。牠可又不像西遊記上孫猴子的金箍棒，「以一化千千。

湖樓小稿

滑稽小說

化萬」的叫聲「變」回頭還是一根。如捏着本體這意念，則牠非「非多，將無所在；如解釋得圓融些，牠卽一卽多，無所不在。佛陀的經典上每每說，「作如是觀，」實在是句頂聰明的話。你不當問我及他，『我將看見什麼？』你應當問你自己，『我要怎樣看法？』你一得了這箇方便，從污泥中可以挺蓮花，從豬圈裏可以見淨土；（自然，我沒有勸你閉着眼去否認事實。你千萬不可纏夾了。）何況以西湖的清嘉，時畱稠疊的嬌荷影子在你我他的心眼裏的呢？

從右看去，葛嶺兀然南向。點翠的底子，渲染上丹紫黑黃的異彩，儼如一塊織錦屏風。樓閣數重，峙山半。絕頂上，停停當當立着一座怪俏皮，怪玲瓏，怪端正的初陽臺，彷彿是件小擺設，只消一箇小指頭，就可以挑得起來的。嶺麓西迄於西泠。迤西及北，門巷人家，繁密整齊。橋上臥着黃絳



色的坦平馳道。道傍有幾叢芳草，芊緜地綠。走着的，蹶着的，徘徊着的，笑語着的，成羣搭詢的燒香客人。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蓮毛藍的布衫，項下掛的大半是深紅老黃的布袋。橋塊以外，見蘇堤六橋之第六名曰跨虹，作雙曲線的弧拱。第五橋亦可望見。這兒更偏南了，上也有行人，只是遠了，只見成爲一桁蟻似的往來。桑芽未生呢，所以望去也還了。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條橋，總傷於過樸過黯。但借着隄旁的綠的草黃的菜花，看牠橫陳在碧波心窩裏，真是不多不少，一條一頭寬一頭窄，黃綠蒙茸的腰帶。新綠片段地挽接着，以堤盡而亦盡，已極我目了。草色入目，越遠便越清新，越嬌俏，越耐看的。從前曾見書上說什麼「芳草天涯」。到身歷此境，方信這絕非浪飾浮詞，恰好能寫出他在當年所感。『更行更遠還生』。滿眼的春光盡數寄在凭闌人的一望了。

湖樓小閣

從粗疏的輪廓固可窺見美人的容姿，但美人的美畢竟盡全在丰神；丰神自無離容姿而獨在之理，但包皮外相畢竟換不得骨子。泥胎，木刻，石琢的像即使完全無缺，超越世上一切所有的美，卻總歸不是肉的人間的，我們的。牠美極了，和我有什麼相干？故論西湖的美，單說湖山，不如說湖光山色，更不如說寒暄陰晴中的湖光山色，尤不如說你我在寒暄陰晴中所感的湖光山色。湖的深廣，山的遠近，隄的寬窄，屋的多少，……快則百十年，遲則千萬年而一變。變遷之後，尚有記載可以稽考，有圖畫可以追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大同」。或早或晚，或陰或晴，或春夏，或秋冬，或見歡愉，或映酸辛；因是光的明晦，色的濃淡，情感的緊張，形成億萬重疊的差別相，竟沒有同時同地同感這麼一回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小異」。「同」究竟是不是大，「異」究竟是不是小，我也一概不知。

我只知道，同中求異是描摹一切有形有相者的本等。真實如果指的是不重現而言；那麼，作者一旦逼近了片段的真實的時候，（即使程度極其些微）自能够使他的作品光景常新，自能够使光景常新的作品確成爲他的，而非你我所能窺奪。

景光在一瞬中是何等的飽滿，是何等的諧整。現在卻畸零地東岔一言，西湊一句，以追挽牠已去的影。這不知有多傻！若說新生一境絕非重現，豈不將與造化同功。此可行於天才，萬不可施之我輩的。只是文章通例，未完待續。我既已獻過醜了，在此即趕快收梢，也夠好看的了。所以索性橫着心幹去，不怕玷辱湖山的清白，竟從實質的描寫進作虛神的擬況。我非但不羞腕力的弱，反而自喜膽氣的蘆豪。

曹魏時的子建寫「洛靈感焉」的姿致，用了「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劉楨小賦

湖樓小稿

這樣八箇字。卽此一端，才思恐決不止八斗。但我若一字不易以移贈西湖，則連一釐一毫的才思也未必有人相許的。同是一句話，初說是新聞，再說是贅語了。（從前報登科的，二報三報，不嫌其多，這何等的有趣；可惜鬼子們進來以後，此法久已失傳了。）我之所以拿定主見非硬抄他不可，實因西湖那種神情，除此以外實難得備細形容。你先記住，我遇牠時是在春晨，是在雨後的春晨，是在宿雲未散，朝霧猶濃，微陽耀着的春晨。陰陽晴雨的異態在某一瞬間瀰漫地動，在某一點上斷續地變；因此湖上所具諸形相的光輝黯淡，明晝朦朧，也是一息一息在全心目中跳盪無休。在這種對象之下，你逼我作靜物描寫，這不是要我作文，簡直是要我的命。家中敝帚尚且有千金之享，我也不致如此的輕生。

但是一刹那，一地方的寫生，我不敢說絕對不能。就是我好意思

說你也未必肯信。只望你別頂真，媽媽糊糊的瞧着就得。湖光眩媚極了，絕非一味平鋪的綠。（一見鈎勒着的水，便拿大綠往上一抹，這是小孩子的畫法。）西湖的綠已被雲收去了，已被霧籠住了，已被朝陽蒸散了。近處的水，暗藍雜黃，如有塊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續射雲日的銀光；遠處亂絨着老紫的條紋。山色恰與湖相稱。近山帶紫，雜染黃紅，遠則漸青，太遠則現俏藍了。處處更縈拂以銀乳的朝雲，爲山靈添妝。面前連山作障，腰間共同搭着一縷素練的雲光，下披及水面，濛濛與朝霧相融。頂上亦有雲氣盤旋，時開時合，峯尖隨之而隱顯。南峯獨高，坳裏橫一團魚狀的白雲。峯頂廟牆，（前年曾登過的）豁然不遮。遠山亭亭，在近山缺處，孤峭而小，俏藍中雜粉。想遠在錢唐江邊了。

雲霧正密攙着，朝陽忽然在其間半露醜嬌黃的臉，自然要被牠們很很

湖樓小調

湖樓小閣

的掩着去。這箇情急已欲出，牠兩個死賴還不走，而輕清的風便是撥亂其間的小丑。陰晴本是風的意思，但今兒牠老人家一點主意也沒有，一點力氣也沒有，好像牠特地爲着送給我以庭院中的鷄啼，樹林中的鳥語，大路上的邪許擔子聲音而來的；又好像新知愛惜船夫的血汗，使大船兒小划子在湖心裏，只見挪移而不見鼻盪。牠毫不着力的自吹。春風的心力已輕媚到入骨三分，無怪雲霧朝陽都是這般妖嬈弄姿，亦無怪乍醒的人凭到闌干，便癡然小立了。

四〇九。

日本櫻花（四）

記得往年到東京，揮汗游上野公園，只見櫻樹的嫩綠，不見櫻花的嫣緋。這追想起來，自有來遲之恨。但當時在櫻樹林下，亦未嘗留一撮的徘徊，如

往昔詩人的樣子。於此見回憶竟是冤人的，又見因襲的癖趣必與外緣和會方纔猖獗的。每當曼吟低歎時，我呪詛以往詩媚文巧的潮熱，潛湧在我待冷的血脈中。

回憶每有很鶻突的，而這次卻是例外。今天，很早的早晨，在孤山的頂上，西冷印社中，文泉的南側，朝陽的明輝裏，清切拜見一樹少壯的，正開着的櫻花；遂涉想到昔年海外相逢，已傷遲莫的牠的成年眷屬來。我在湖上看櫻花，此非初次；但獨獨這一次心上留痕。想是牠的靚妝，我的恣醉，都已有「十分光」了。

柔條之與老幹，含苞之與落英，未始不姿態萬千，各成馨逸；可是如日方中的，如月方圓的，如春水方濺淪着的所謂「盛年」，畢竟最可貴哩！畢竟最可愛哩！嬰媿和遲莫，在人間所鈎惹的情懷，無非第一味是珍惜，第二味是

惆悵罷了，終究算不得抵不得真正的愛和貴。恕我譬喻得這樣俗陋，淺狹深絳即妖冶極了，堂皇富麗總歸要讓還大紅的。肯定一，否定一切，我說豈敢。只是今晨所見，春山之頂，清泉之傍，朝陽光影中，這一株日本緋櫻，樹正在盛年，花正在盛年；我雖不知所以贊歎，我亦惟有贊歎了。我於此體驗到完全的美，愛和貴重是箇什麼樣子的；頓然全身俯仰都不自如起來，一心瑟瑟的顫着，微微的歛着，輕輕的躑躅着，在洞微圓明，嬌繁盛滿的緋赤光氣之中央。（我自然不再稱述花葉枝梗的諸形色了。一則因為備細的描畫每離實感仍遠。實感——完整的色相——雖或即是一花一葉許多形態的凝集，但總有異於牠們的各自映現。二則贊頌已嫌唐突，何況支離破碎的描摹，況且又是病於粗拙的呢。在我倒也方便，無論畫筒一橫一豎，只要能自省心痕就得了，只恐對不住讀者們。但這又全然是沒奈何的事，請勿



儘怪我的筆弱心懶。

其時文泉之側，除一樹櫻花一箇我以外，只見有園丁在花下掃着疏落的殘紅，既不低眉凝注，也不昂首癡瞻，俯仰自如，心眼手足無不閒適；可證他纔真是伴花愛花的人，像我這般，竟無殊於強暴了。我驀地如有所驚覺，在低徊中闐然自去。此外的心緒自知大半又是僭妄的，不願宣示於諸君了。也還有一樁要供訴的事。同在泉旁，距櫻花西五七尺許，有一株倚水的野桃，已零落了；褪紅的小瓣，紫色的繁鬚，前幾天曾賣弄一番的，今朝竟遮不住老醜了。我瞟了牠一眼，絕不愛惜牠。盛年之可貴如此！至少在強暴者的世界中，心目中，盛年之可貴有如此！

四，十三。

西泠橋上賣甘蔗(五)

湖樓小稿

遊樓小記

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說：『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這每令我悠然神往於負着歷史重載的石頭城。雖然，南京也去過三兩次，所謂煙花金粉的本地風光已大半銷沈於無何有了。幸而後湖的新荷，臺城的蕪綠，秦淮的槳聲燈影以及其餘的，尚可彷彿愴惘地仰尋六代的流風遺韻。繁華雖隨着年光雲散煙銷了，但牠的薄痕倩影和與牠曾相映發的湖山之美，畢竟留得幾分，以新來游屐的因緣，而隱躍躍惜沈沈地一頁一頁的重現了。至于說到人物的風流，我敢明證杜十七先生的話真是冤我們的——至少，今非昔比。他們的狡詐貪庸差不多和其他都市裏的人合用過一箇模子的，一點看不出什麼叫做「六朝煙水氣」。從煤渣裏掏換出鑽石，世間即有人會幹，但決不是我。我失望了！

倒是這一次西冷橋上所見，雖說不上什麼「六代風流」，但總使人見

信身在江南。這天是四月三日的午前，天氣很晴朗，我們携着姑蘇，從我們那座小樓向岳墳走去。紫沙鋪平的路上，鞋底擦擦的碎響着。略行幾十步便轉了一箇灣。身上微覺燥熱起來。坦坦平平的橋，逶迤向北偏西，這是西泠了。橋頂，西石欄旁放着一擔甘蔗，有削了皮切成段的，也有未去青皮留整枝的。還有一隻水碗，一把帚是備灑水用的。而最惹目的，擔子旁不見挑擔的人，僅僅有一條小板凳，一箇禿嫩的小女孩坐着——賣蔗？看她光景不過五六歲，臉皮黃黃兒的，臉盤圓圓兒的，蓬鬆細髮結垂着小辮。春深了，但她穿得「厚裏囉哆」的，一點沒有衣架子，倒活像箇老員外。淡藍條子的布襖，青蓮條子的坎肩，半新舊，且很有些兒髒。下邊還繫着開襠褲呢。她端端正正的坐着。右手捏一節蔗根放在嘴邊使勁的咬，咬下了一塊仍然捏着——淋漓的蔗汁在手上，想是怪黏的。左手執一枝

溫樓小賦

湖樓小調

尺許高，醉楊妃色的野桃，花開得有十分了。因為左手沒得空，右手格外不得勁，而蔗根的咀嚼把持愈覺其費力了。

你會見野桃花嗎？（想你沒有不看見過的）牠雖不是羣芳中的華貴，但當芳年，也是一時之秀。花瓣如暈脂的靨，綠葉如插鬢的翠釵，絳鬚又如釵上的流蘇墜子。可笑牠一到小小的女孩手中，便規規矩矩的，不敢賣弄妖冶，倒學會一種嬌憨了。牠真機靈極了。

至她並執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何處相逢何時拋棄……這些是我們所能揣知，所敢言說的嗎？你只看她那翦水雙瞳，不離不着，乍注即釋，癡慧躁靜了無所見，即證此感鄰於渾然，斷斷容不得多少迴旋奔放的。你我且安分些罷。

我們想走過去買根甘蔗，看她怎樣做買賣。後一轉念，這是心理學者

在試驗室中對付猴鼠的態度，豈是我們應當對她的嗎？我們也分明攆抱着箇小孩呢。所以儘管姑蘇的眼睛巴巴地直釘着這一擔甘蔗，我們到底哄了他，走下了橋。（有了他，纔不敢戲侮人家的孩子，這是何等的偏私！但我有時還不免引此爲驕傲。你說，我多們有出息！）

在岳墳溜達了一盪，有半點來鐘。時已近午，我們循原路回走，從西塢上橋，只見道傍有被拋擲的桃枝和一些零零星星的蔗屑。那箇小小孩已過西冷南塢，傍孤山之陰，蹣跚地獨自摸回家去。背影越遠越小，我凝望着……

走過一箇八九歲的男孩——她的哥？——輕輕把被擲的桃花又檢起來，耍了一回，帶笑地喊：『要不要？要不要？』其時作障的羣青，成羅的一綠，都不肯言語了。他見沒有應聲，便隨手一揚。一枝輕盈婀娜剛開到十

湖樓小賦

分的桃花頰然飛墮於石闌干外。

我似醒了。正午驕陽下，悄峙着蔥碧的孤山。

妻和小孩早都已回家

了。我也懶懶的自走回去。一路閒閒的聽自己鞋底擦沙的聲響，又閒閒

的想：『賣甘蔗的老喫甘蔗，一定要折本！孩子……孩子……』

四，十四。

琴河感舊

老去逢春強作歡，悠然閒處獨憑闌。提鞋芳筴花仍發；

墨羅巾字易乾。淡月迴簫孤雁語；餘熏棲帳瘦鷄寒。匆

匆卅載珠塵劫，祇抵飄風掠鬢看。

## 苦獄

(上)

「上弦月又上在西天呢！」

這句話隨着一陣薄寒的夜風，吹過伊君酒後的心懷上，他便無力地俯在窗沿上了。淡淡的月光正俯過大千的世界，四週都在睡眠着。伊君從窗外望出去，在那無邊涯的月光蒼茫的夜裏，重追尋他們已逝的春的夢。他想到他底近況時，自己可憐自己，清淚就徐徐地界開他底面了：

「這般潦倒的一身，還是她日夜牽掛的人！夜呀……」

他不能說下去了。他移手到窗旁掛着的橫琴底絃上，斷斷續續地撥出斷斷落落的噪音；彷彿風雨交加下的荒原的境況了。他靈魂已飛向窗

苦 獄

苦 難

外的夜空，攀上那會照過他們分別的上弦月底角上，起舞而哀歌。當他歌到「用碧天的夜紙，含淚畫遍你底小名」時，他聽到報更的梆聲，正自遠處隱微地響起，逐漸地近來，逐漸地更明晰地聽見。在巷頭很重的響了幾下後，又逐漸地遠去，逐漸地隱微去，最後就聽不見了。他重復感到寂靜，重復知道他是立在這般夜裏的樓頭。

「陳！我們喝酒去！」

「不必去，我正窮着。」

「錢我有。我今天又不能安舒了！」伊君這般說。

「不要去好，你何必時常想起她呢？我去買些糖果來，沖壺開水來；我們來效管人的清談吧！」陳君阻止他。

「無須！我真不知道怎樣好！」說時低頭，手指彈着陳君的案。



「這般糊塗下去，生活總難堪的，你應當振作振作纔是！你便是不能爲自己排遣，你也應當爲母親，爲她，自己竭力寬解呢！應當拋開些，忘記了罷！」

伊君嗚咽地說：「我也這樣想。事已如此，不如尋箇好的方法生活下去；但一想到她時，從前那般親愛的，今已爲人婦了，你叫我怎樣壓制自己好！」

「人生最難堪的痛苦，當然是愛的挫折，我們又應如何地安慰你呢？時光底輪下，總會消磨了你生命，待那時痛苦也捨去你了！」

「自生存着的今日起，直至黃土掩上我底屍身時，我都不能有她！我們將再見在來生！我們將再見在來生！」他說完後一霎，在陳君寂寞的面前，他就走了。

苦  
歌

苦 寂

「你且坐一刻呢！——你說給我看的她的信呢？」陳君望着他底背後，無可奈何地喊着問他。

這便是今日下午伊君和陳君的談話。到黃昏的時候，他已酒醉得可憐，從街上踉蹌地走回宿舍來。他如在黃霧中一般，看出四週街上的景物都糊塗昏沌；因為還在二月，尖峭的日暮時的春寒，還在撩撩人底胸臆，他不覺打了幾箇寒噤；他眼角再三忍着的熱淚，也隨寒噤掉下來了。他走回宿舍中，在床前站了一刻；由酒力的增厚，使他不得不向牀上倒去。初時他底痛苦，還在昏沌中燃燒着，後來就并他自己也在黃霧中消失了，有如一箇很幸福的人般睡去。

他醒轉來，已是十點鐘左右。酒後的困乏，使他的心情，有如雨後低垂的花。他抖抖衣衫，用右手掠掠他頭上的亂髮，他知道夜已深了。他走近

窗前去掛起窗幔，仰頭望見西方的碧落裏，正貼着那彎彎地鐮刀般的，他們生生世世難忘的上弦月，他就又墜在沉思裏了。

「想起我們夜下的愛呀……」

在那聲完全遠去之後，他舉袖拭去他面頰上的淚，他用手撫摩着溼袖，他想起妹妹被淚洗過的面頰，妹妹持着爲他拭淚的手巾，他蕭然想到故鄉了。他底宿舍，本在下城的僻處，門前一條斑駁的石路，向西通到城腳的大草地，東邊就是兵營。對面的牆灰暗地立着，但石路映得有幾分蒼白。他對着夜色又重航到淚海裏去：

「我們是在那裏呀，這般洶湧的？」他問。

「哥哥，這是淚海，我們正在海上乘風破浪呢！」

「今夜是何夜呢？」他又問。

寄 賦

苦 環

「你未見麼？上弦月正高貼在西方，月光正籠滿海波呢！」

「呵！上弦月上弦月……」他俯在妹底肩頭上了。

彷彿是淚潮來了，那汪洋浩渺的海面漸漸掀起波浪，他倆便沉沒在淚海裏了。他再覺到自己時，他還俯在那窗沿上。虛白的石路，在他眼下從新靜寂地躺着；他想起淚海，他開始很可憐地悲泣着了！

上弦月漸漸低下，終於在那高巍的屋角後徐徐地墜下去。

(下)

去年八月初旬，炎熱雖已給西風吹些去，但還須到十時纔可深睡。在一箇有山林低鬱，溪水曲繞的村落裏，一座向北的房屋西北角，是伊君臥息讀作的小室。萬物都將蕭殺的秋天，伊君也更悲涼下去；知道故土不可

以久留，且索性離開她去飄泊吧。幽白的夜光，正蕩漾在窗外鄰家的天井上時，房內一盞昏黃的燈光下，他寫給妹再約會一次的信了：

「我於三日後，決定離開此地走了！願明夜我們再來安排一箇最後的離筵！妹！不是我忍心離開你，真留也無計了——」

一陣夜風過去，打得窗櫺颯颯地響，燈光也搖晃了；一片蕭條的秋蟲的鳴聲，又在窗外階下陰處傳出來，更使伊君寒心。伊君聽聽又寫了：

「真已到水窮山盡的時候了！我走後，望你不要想到他是到那裏去了，也不要想到他是幾時會回來的！我們將終生的別離了！你存在一日，我總將在異地存在一日；沉呀！沉呀！在我們記憶中沉去我們的——」

他寫到此地，聽到房外有人走來；他由來人的步聲裏知道是誰，他停住不寫，但淚卻奪眶而流了。

苦 澀

「迦！你爲什麼讀書門都時常關起來？」是他母親的聲音。  
他攔了筆，用袖拭去淚痕，離案走去推出那門門。他微笑地說：「你未  
匪麼？」

他母親走進來，手裏擎住一箇燭燈。

「你算寫些什麼？你總時常這般寫的！」她看見案上又攤着紙筆，  
面上現出深沉的微笑，對住那有些不能禁止的憂愁的伊君的面容，這般勞  
心地疑慮地問。

伊君垂下頭，使母親看不見他的淚說：「不過一篇文章到今天還沒有  
做完呢。」

她默然坐了一霎，走起用燭燈去照照伊君的牀：「早點睡！牀上太冷  
吧，我明天來給你換上來被。」她這般說完，隨手將門帶上，出去了。  
伊君

就伏在椅背上泣起來，他再也忍不住了。

「——妹！此刻我母親正來我房中，面前攤着這樣的信稿，裏面是漬着她兒子的淚的，她也看過去了。想一面附在母親的膝頭，一面牽住你的雙手，痛苦就與我生俱在了！呵！在清光稀薄下，我們逃亡的夢，將永遠杳了！」

「願在我們的夜野，日夜長成我們的愛的……」

他哭泣後，重新坐下去，這般接着寫下去，淚又終於溼透紙背了。他摺

好這信，倚在椅背上看窗外的夜色。他想起全村都沉在幽白的夜光下；而匍匐過短牆去，在那白霧迷青的高峻的松峯下，一箇西窗的裏邊，卻正睡着他的愛人。他又想到過去，想到夜野的許多次的會晤，他又想如今的命運，他將永遠離開那松峯了！——他就低頭在夜的面前，彷彿在無盡藏的夜裏，

苦  
獄

苦 澀

接受了無上偉大的愛，也接受無上深廣的痛苦了。此時他有如僵屍，有如一座古昔的牆，青藤交網在上面，疾風飄雨又來了。

他開始幽靈似的低吟起來，夜於是才了地過去。

第二天的晚上，半規的上弦月漸漸放光的時候，伊君就從家中出來了。門前峯腰的森林，月光灑在上面，彷彿是白霧迷濛着；溪水的聲音，寫出高雅的古曲文，在這清明的八月的夜下。他用一種不能抑止的散亂的步武，循溪邊的路走去；他一面猜想着他妹此時的情狀。他走到村頭時，覺得有點寒意；望見他們的聖地南野時，他心中悲婉的情緒更纏綿起來。

他想起這次別後，已難再見；也許我倆二人，在最近的年歲中，都會被愛傷壓死的！他在中途幾番欲泣了。

和往日一樣他垂了頭來回走着。倚塔臺幾次瞭望，在那通到她家的



路上，卻未見她披著頭髮走來。野中四望無人，月光無邊，寂靜也無邊。他倚在塔旁靜待，專心聽那路上有沒有步聲時，也可聽得三四里路內水碓內輪轉碓米的聲響，隱微地傳到塔下。她終於來了。

他屏息地立着。在這般淨明的夜裏，上是萬頃浩波的碧落，下是微風流轉的曠野，她徐徐地前來，真彷彿是天女的仙魂。她穿一件藍布衫，下面穿一件月白色的襖子；忽而前望忽而垂頭的神情上，真有無限的深恨表現出來。伊君迎上幾步，兩人的手握住了。

在他倆均垂頭對立時，沉默延長了十分鐘。

他用手掠過她底額髮，扶起她底頭來時，看出她眼眶裏滿含了淚；他猝然說，「妹！我不願你哭！」

她傾倒在他懷裏了，伊君的淚也就滴滴地落上她底衣肩。命運註定

苦 寂

苦 寂

他們相愛，又註定他們是要分離的，誰能在這種的會見裏，不以淚來酬知己呢？

「妹！我們走過那邊去！」他竭力忍住悲哀，扶住她慢慢地走去。

橫過一坵已刈的稻田，又依田塍東去，他們走上斜坡上的一塊瓜地裏。他揀了一方瓜藤，蔓的乾土，他倆就藉着瓜籐雙雙坐下。她左手放在伊君的右膝上，雙眼垂視她自己的衣緣，還在低婉地抽噎。

「無論如何地苦厄，此刻我們總還雙雙坐在月下；因為這點，望你暫時不要這般——我們哭的日子儘有呀！」

此時夜風飄過坡上，瓜藤都荷荷地顫抖起來，她感到他在打寒噤，微抬頭向他，「你在覺得涼麼？」他更偎近她，「是，稍爲有些涼意！」

在默默裏，他們淚眼對淚眼，接了一箇很長的吻，夜已更靜悄下去。

「你定走麼？」她望住他問了。

「是這般定了！」他頭側下在她底肩頭。

「總永不回來了！」她頭漸漸低下去，又依在伊君的髮邊嗚咽着了。

伊君也漸漸地飲泣起來。他倆肩膀相依着，頭相並着，兩手握得緊緊。

淚就滴滴地落在前襟上。此時宇宙彷彿都是在沉淪，有生之倫也都在哭泣；彷彿這般蒼白的弦月，也爲他倆搖搖而欲墜了；白髮蒼蒼的地母，也爲他倆開出地門來探望了。他爲她拭了淚，在自己面上也抹了一把。

「妹！我們要在今夜，埋葬好我們的愛了！我們一切預想的結局，立刻都將逼到眼前來了！」

「我真不知怎樣好！母親也似乎知道，說我近幾天有如失了魂一般。

哥哥！在你離開後，真不知我將怎樣生活下去！」說後又嗚咽起來。

苦  
哭

苦 獄

「我們實在應沖破網高飛的！現今事已如此，更何必說！我們總將終生悲傷的了，總將終生怨恨的了！我遠行後，望你想見天邊世緣裏，還有你愛惜的哥哥永遠眼裏是有淚的，也可使你更努力地生存下去……」

「那夜岸上勇敢地跳下去，萬般都消散了！」

他們舉眼看看四野，夜又更寂靜下去，只有秋神在低步曼吟的時候了。身旁的瓜藤，靜映在月光下；他們底衣衫，也都映得幽淡如水。那七層的塔，彷彿是他倆的保護者，仍兀然立在夜空，俯瞰普天下的夜色。他們悲傷之極，默默地想起那夜的情景了。那夜是一種昏黑的夜，十步以外就不見物。在他倆痛抱悲泣之後，於是決定去毀滅了。他倆相將地扶着，走至溪邊，遂沿溪向南去。他倆走到一箇深潭的岸上，看那朦朧而蕩漾着水霧的潭面上，知道那是他們永遠存在而親愛的宇宙。他用袖給她揩去淚，也給自己

措去他說，

「死就在面前了！妹，我們向北去向母親告別，并望他們恕罪！」

他們向北立着，向北方的黑夜望去，彷彿望見故里。將絕滅的淒涼與

與奮迴旋在他們的周圍，他們嗚嗚地說着。

「母親！我們永遠別了！在你們底面前，將再不能見到你兒你女依依地來前，願你們恕我倆吧！在我們死後，萬望你們千萬不要痛惜！想到懷胎十月，撫養我們至於成人，如今將永遠不相見了……」

母親的淚開始一滴一滴的落上他們的心頭，在他們的淚眼前，昏茫中彷彿他們的母親急急地走來，他倆話便停止了。由夜的啓示，母親的愛，驟然在他倆心頭蓬蓬地飛起。想到此刻在家中睡着的母親，想到母親們聽到兒女死後的情形，就使他倆在這般迷糊的岸上，擁抱着了。幾陣悲涼到

香 韻

苦 獄

他們的心頭，他倆就如落在大海的旋渦裏。他俯在她的肩頭，她伏在他的胸前，淚就如水般地流下來。他說，

「我們屍身浮在潭面後，母親將怎樣生存下去呢！」

他倆擁抱更緊了，就放聲痛哭起來！他們不願生而分離，不如趁現今能結合時就結合在毀滅裏吧；而在這般決定捨生時，夜又提起他倆母親的愛，又使他倆復活心頭永藏着的對於母親的依戀；除在潭岸上向黑暗呼泣外，他們又何所適從呢？夜風掠過潭邊時，只陣陣地送了悲酸來，已將他倆的勇氣送往遠方，送他倆的身永遠糾絡在網裏了。

在他倆那夜的歸路，已只有哭泣，已只有無言。

他這般夢中似的這般想起時，就翻轉面來。

「妹！我要求你一箇熱烈的接吻！」待妹用手搭上他肩頭時，淚又

重流到吻邊了。

在他倆熱烈地接吻時，在他倆緊握那將永分的手時，在他倆沉默無言，只用夜色來表示情懷時，夜更漸漸地深了。在他們家中，將在闔家睡眠的時候，母親也將入夢了。只此刻還是二人廝並着，只此刻還是同在月下，遂使他倆捨不得分手！在沉默的悲哀下，他時常呼妹的小名；她抬起頭來望他時，他又無言了，只用他眼光悽酸地告訴別意。

「我們歸去吧！將永遠過憂傷的生活去！」他終於伸出手臂，扶着她相將地立起。他替她拭淨淚痕，她也替他拭淨淚痕，既不願離痕留在面上，也不願母親們看出，爲他們而掛心。將後襟衣服也互相拍淨後，他倆就如幽靈似的，徐徐向村的方向歸來。

流水仍奏着高雅的古調，但他們是不忍聽了。塔仍兀立在夜空但明

香 題

善 環

晚後他卻將不再來了，這裏將永遠是寂寞了。他倆走到塔下時，知道村人都已深睡。她倚在他的手臂上，看看上弦月，看看塔，又看看只在此刻還是她所有的哥哥，真更不想離了。她驟然伏到他胸前來，帶渣而繼續地問，

「你何年再來會我呢？」

真使他難回答了。這般年月的愛情，幾十番夜下的笑語，幾十番夜下的對泣，如今都要消失於這一次的分手上！多看幾眼呀！難再見了！多接幾次熱烈的吻呀！將永遠分離了！也許你再來時她已去，——他就漸漸模糊了。

「我們是在那裏呀，這般洶湧的？」

「哥哥！這是淚海，我們正在海上乘風破浪呢！」

「今夜是何夜呢？」他又問。



「你未見麼？上弦月正高貼在西方月光正籠滿海波呢！」

「呵！上弦月上弦月……」他俯在妹底肩上了。

彷彿是淚海泛濫起來，淚波沖破他倆了。在他底歸途，幾次哭倒在牆角，但也終於到家了。他看隔岸山脚的草舍，峯腰的夜霧，都彷彿自己是隔世來此一般。走到家門前時，已再無力推進門走進去，就俯在石階下盡情泣着了。上弦月是時正畱在峯尖，漸漸墜下去，最後也完全看不見了。

夜已將他倆交在苦獄裏，他倆自知已再不能超生了！

苦 獄

一九二四年四月末日作

命 生

John Galsworthy 作

生？ 什麼 是 生 呢？  
平 波 的 跳 動；  
灰 燼 的 明 輝；  
薰 風 在 幽 室 的 壙 中！  
死？ 什 麼 是 死 呢？  
無 壞 的 日 輪 的 毀 滅；  
無 眠 的 月 魄 的 酣 眠；  
沒 有 破 題 兒 的 故 事 的 了 結！

贈  
A. S.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濤，

你的言語如石頭，

怎能使我忘記呢？

你飛渡洞庭湖，

你飛渡揚子江，

你要建紅色的天國在地上！

地上是荊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霜  
A. S.

贈 A S

地上是行尸呀；

你將爲一把快刀，

披荆斬棘的快刀！

你將爲一聲師子吼，

狐兔們披靡奔走！

你將爲春雷一震，

讓行尸們驚醒！

我愛看你的騎馬，

在塵土裏馳騁——

一會兒，不見蹤影！

我愛看你的手杖，

那鐵的鐵的手杖；

牠有顏色，有筋量，有鏗鏘的聲響——

我想你是一陣飛沙走石的狂風，

要吹倒那不能搖撼的黃金的王宮，

那黃金的王宮！

嗚……吹呀！

去年一個夏天的大早我見着你：

你何其顛頤呢？

你的眼還澀着；

你的髮太長了！

但你的血的熱加倍的薰灼着

繪 A S

贈 A S

在灰泥裏輾轉的我，

彷彿被焙炙着一般！

你如郁烈的雪蕙煙，

你如醞釀的白蘭地，

你如通紅通紅的辣椒，

我怎能忘記你呢！

四、一。

贈  
M·G

花草底芳烈，

珠玉底明輝，

鑽石底堅牢的燦，

是他們送的。

我呢，讓我送您一顆惆悵着的心兒罷。

牠是被慈笑的年光所拉下的。

從牠的影子裏恰好映現出成塵成煙霧的慈姿笑靨；

這些正是我，我倆所最珍重的，

想也是您所最珍重的，

贈  
M·G

贈 M G

故讓我來送給您一顆惆悵着的心兒罷！

您迢迢遠去以後：

或在飄飄的雲中，

颺着您底輕裾；

或在青青的泥上，

印着您底銳履；

而我那顆惆悵着的心兒必定還追着傍着您。

且您的將來，如有火一般的溫煦，

牠或是杯中微涼的碧酒；

將來的您，如有秋葉般的靜美，



贈 M G

小 詩

最聰明的，  
到女子底手裏，  
就是最笨的了。

(1)

一切都爲誰所有？  
我是私有淚珠！

(2)

牠或是座上猶暖的紅爐。  
既如此——我那惆悵着的心兒，  
就送給您罷！

二四·二·三，上海。

# 風塵

風 塵

——兼贈王君——

莽莽的罡風，

將我吹入黃沙的夢中。

天在我頭上旋轉，

星辰都像飛舞的火鴉了！

地在我脚下迴旋，

山河都向着我滾滾而來了！

亂沙打在我面上時，

我才咯咯認識了自己；

我的眼好容易微微的張開——

好利害的沙呀！

磚石變成了鴿子紛紛的飛；

朦朧的綠樹大刷帚似的

從我腳邊掃過去；

新插的秧針簡直是軟毛刷，

刷在我的頰上，膩膩兒的。

牛馬呀！牛馬呀！

都飛起來了！

人呢，人也飛起來了——

風 聲

風 塵

墓中的死者也飛起來了！

呀，我在那兒呀？

也飛着哩！也飛着哩！

呀，君，你呢？你呢？

也在什麼地方飛吧？

來攬手呀，

我們都在黃沙的夢裏呀，

我們都在黃沙的夢裏呀！

五，二八，作於歸寧寧波火車中。

## 賣藝的女人

彎如鎌刀的月已貼在西方，

你在唱出落日的情調？

賣藝女！有塵世的風色的，

你故鄉是在那一箇國土？

「我故鄉的名兒是不想告知你們，

但我想歸去嚟，那有我存亡同命的男人！

他現在是在坟墓裏，或仍在燈黃人膩的叢中，

痛心我現在是不能知道！

賣藝的女人

賣藥的女

「傷心的事不敢從頭說，看官們，  
望你在沉默裏理會我千千萬萬的悲哀！  
遠望東邊的晚天呀，有如我的情懷，  
那層雲卷積，沉默無言的！」

「從前想在異鄉生客的圍中，  
埋呀埋呀！埋去我一切痛心的幻想！  
但歌到前朝兒女英雄的故事時，可憐的我，  
禁不住翻出我們的新語來了！」

悲涼呀，你賣藝的女人的訴語！

我弔你！我也弔我自己！

落日已近地面了，你抬頭望呀，

晚風已送傷心人到黃昏，將送傷心人到夜裏呢。

一九二四年二月

浣溪紗

薄薄輕晴茜似紗，乍黃堤柳已飛花。定巢嬌燕去天涯。  
攜手春叢送寒食，淡烟流水盡韶華。——飄零倦羽亦思家。

賣藝的女人

我的淚灼耀着在

## 我的淚灼耀着在

早烟迷漫了遠村，

西山頭卻披上淡紅的輕紗了。

只有我在走着吟着，

在這霧寒風峭的早晨。

故鄉更近了，淚更流，

心欲返呀，腳總難回；

荒草黃葉的堆中，

我坐着不想走了。



東方綿綿的雲海裏，

造出崔巍的金黃的宮闕。

愛人呀！你看見陽光匍匐過野來，

你看見我的淚灼耀着在。

荒草呀！  
黃土呀！

且別了。不知天的那一方下，

我終有生命毀滅的一天，

你們終有一天能上我的屍身來！

我的淚灼耀着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小詩

伊底凝視，(1)

伊底哀泣，

伊底歡笑，

伊底長長的語絲，

一切，伊底；

我將輕輕而淡淡地放過去了。

(2)

白茫茫的月下，

扶疏的森林間，

黑影裏，

有人密語；

歡笑而哀泣，

哀泣而又歡笑了。

小

時

小  
詩

△津浦道中

土屋黃塵盡日遮。小車伊  
軋路三叉。燕南風景清明  
最，新柳鵝黃杏粉霞。

△爲C.K.題居庸關照  
片

連峯濃綠依眉嫵。誰洒燕  
支盪夕曛。俛仰關山好顏  
色，釵鈿墮處盡煙雲。

△偶憶吳苑西橋之風

物詩以紀之

成塵寒雨浴河堤。鵝綠楊  
枝顛復欹。別巷賣花聲乍  
遠，餛飩擔子上橋西。

△海上秋鷗

長颺側側颺羣鷗。雲物倥  
僂亂入秋。抵得一林黃葉  
嘯，迴旋銀翅海西頭。



人散後，一鉤新月  
天如水

TK

## 江南二月

杏花隔宿退紅綿，初分秧子碧於煙。巷陌今年幽悄多，猶是江南二月天。江南二月最可憐，家家芳艸當門前；當門前，離離欲齊行客肩。微陽隨晚客來遲，搖落鞭絲馬不嘶。一株楊柳綠彎彎，停驂其下何所思？思歸慮亂，不可以說。尋尋覓覓，似醉若癡。蘭與菊兮多芳菲，春與秋兮多佳日。偶逢佳日邀歡笑，歡笑匆匆零落到。牆頭高高一枝桃，曾共那人雙鬢一般高。小桃未放葉兒尖，小桃開了紅搖搖。花開誰來見？花謝誰知惜？景光電逝那足數，微恨不見嫣然之笑靨。笑靨惺忪出粉牆，似解裴回惜春莫。天涯不遠衡門深，衡門之內天涯路。絳袖分明見淚痕，黃衫膺有征塵污。去時聽馬聲蕭蕭，歸來躑躅上板橋。風景依然夢裏身，凝粧村女紅顏好。

江南二月

江南二月

蜂憨蝶懶宿花間，晚晴時候起炊煙，微茫暗影已煎迫去矣，重尋欲曙天朝。  
朝中酒年年病，人到來年憶此年。

### 所見

微風吹起衣角；

那兩條狹狹兒的，

黑地上繡着細碎的彩花的邊兒，

繫住我的心了。

三月三十日見，四月七日追記。

一九二四年。

# 吳聲戀歌十解

三兩句言語勸說完，

今夜天光亮得能儘早！

嗚嗚汽笛催郎去，

散後方知聚時好。

散，即勿言之促音。

聚，作平聲讀。

家家月亮照成雙，

白羅帳子象牙牀。

阿奴夜頭困勿着，

吳聲戀歌十解



吳聲戀歌十解

睜子眼睛到天亮。

困，睡也。子，猶言着。

鏡裏梳妝嘸心想，

香水瓶相對爆花缸。

姑娘，俚勿懂我心頭事，

「哈勒今朝頭勿光？」

嘸心想，猶言無情緒。嘸，重唇讀。

俚，他也。

哈勒，爲甚也，哈，音沙，去聲。

半日天工夫尋着一枝筆，

拿子筆來倒嘸話說。

問寒問暖尋常事，  
多多化化寫勿出。

多多化化，猶許許多多也。化許以雙聲相轉。

盼過春來盼過秋，  
又是團圓過中秋。  
天邊亮月雖說是遠，  
要比情哥容易求。

夏天荷花噴噴香，  
西風一起才打光；  
綠荷葉變枯黃葉，

吳聲戀歌十解

吳聲戀歌十解

苦心蓮子贖空房。

嘖，去聲讀。

才，齊也。

大年夜頭巧梳妝，

換好子奴奴嫁衣裳。

『牀面前一樣一對「成雙燭」

紅蠟燭前頭影成雙。』

子，猶言了。

此除夕獨居回憶新骨之詞。

胡蝶亂飛白如雪，

春三二月好時節。

姐在閨中悶獨坐。

情哥哥今年嘸信息。

調，平聲說。

恩愛夫妻到白頭；

花要飄來水要流。

郎心賽過一片東流水，

小奴奴身體像花浮。

嘴裏三分蜜沙糖，

花烟間巧女會迷郎。

眠裏夢裏尋怪不着，

吳聲懸歌十解

吳聲戀歌十辭

東方日出照奴脉。

一九二一，七，廿一。

莫向流萍託愛根。侵階羅襪怨黃昏。單衾殘燭

與溫存。風定流塵棲繡榻，街空斜日掩朱門。

穠華如水淡留痕。

浣溪紗

魚尾雪拖研碧綾，尖風泣露到三更。軟金鈎下月  
彎銀。訛怯琴心依佩響，惺忪嬌臉夢脂痕。茜  
櫺紅燭夜零丁。

前調

# 舊詩新話

(一)

管夫人底我儂詞，近來看見別一本所載跟從前所錄字句頗有不同，而且還載有趙子昂調管夫人的一詞。現在把兩詞並錄在下面。趙詞是：

「我爲學士，

你做夫人，

豈不聞王學士有桃葉、桃根，

蘇學士有朝雲、暮雲？

我便多娶幾箇吳姬、越女無過分。

你年紀已過四旬，

舊詩新話

查詩新語

只管占住玉堂春

管詞是：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熱似火！

把一塊泥，

捻一箇你，

塑一箇我。

將咱兩箇，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捻一箇你。

再塑一箇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箇衾。

死同一箇槨。」

把這兩詞一比較，可見管詞何等溫柔敦厚；而趙詞卻完全是縱慾的男性，因爲想過多性生活而有心棄背華落色衰的糟糠之妻的供狀，可算是醜極了！

(11)

自從漢代以後，文言和白話分歧，文言雖然被那些貴族們，認爲正統文

藝詩話



蒼葭新論

學底工具，而白話卻也不甘雌伏，時時昂起頭來，侵入文學底領域中。這是在二千年來的文學史中，隨時都可找得出它底痕迹的。但是趙宋一代，我們不能不認它爲白話作品於文學領域中大啓封疆的一箇特異時期。這因爲：一、詩變爲詞，長短句中，比詩更可以容納不很適於整齊對偶的白話底發展；二、五代羣雄並起，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等，都是沙陀異族，朱溫、郭威、柴榮、錢鏐、趙匡胤等，也都是出身卑賤，跟文言的貴族文學，幾同枘鑿，所以他們一鱗一爪的文學作品，也都流露他們草莽英雄底本色。

錢鏐封王以後，回到故鄉臨安，用吳音唱山歌給鄉人父老聽，這件事，我已經於前話中說及了。周世宗（柴榮）御筆批定柴審顏色道：

『雨過天青雲破處，

這般顏色做將來。』

這也是極自然的白話詩。  
捫蝨新語載：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遺徐鉉來朝，欲以

求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太祖皇帝（趙匡胤）但笑曰：「此寒

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

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

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

然而清代宋長白柳亭詩話卻說：

『宋藝祖微時嘗作日詩曰：「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

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色之曰：「未離

海嶼千山黑，纔到天心萬國明。」徒作門面語，神氣索然。』

足見宋太祖原詩，本是白話，經國史潤色，才變爲「未離海底……」的門面

套語新話

俗語新話

語。其實，給他潤色的，真是多此一舉！他那原詩，正是草莽英雄底本色，又何嘗顯不出帝王氣象來呢！

因此，我們可以推想，錢鏐底什麼『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的還鄉歌，也許不是他自己底作品，而是他底代筆先生們給他預備的文言稿子，所以弄得父老們不能懂得；而即席成章的白話山歌，才真是他底作品。

那時候的君主，都極自然地用白話來做文學作品，『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所以宋代底文學領域中，讓白話大啓封疆，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

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槐西雜誌第二卷，載李芳樹刺血詩一首。據他說，是從永樂大典中錄出的，原本底次序，排在韓蘄王孫女詩底前面，所以

斷定作者是南宋人。永樂大典，在紀昀時本來已經是明末流寇亂後的殘本，經濟未拳亂以後，聽說全部燬滅了。閱徵草堂筆記，說鬼談狐，也許爲現代人所撰而不閱；但是此詩卻是一首絕好的悲慘的抒情詩，不可讓它埋沒了，所以把它錄在下面：

『去去復去去，

悽惻門前路，

行行重行行，

輾轉猶含情！

含情一回首，

見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樓，

登詩新話

舊詩新詩

珠簾半上鉤。  
昨爲樓上女，  
簾下調鸚鵡；  
今爲牆外人，  
紅淚沾羅巾。  
牆外與樓上，  
相去無十丈；  
云何咫尺間，  
如隔千重山？  
悲哉雨決絕，  
從此終天別；

別鶴空徘徊，  
誰念嗚聲哀！  
徘徊日欲晚，  
決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裾，  
泣寄蘆花書；  
可憐帛一尺，  
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  
舊愛牽人心；  
「君如收覆水，

舊詩新語

妾罪甘鞭笞；

不然死君前，

終勝生棄捐！

死亦無別語，

願葬君家土；

儻化斷腸花，

猶得生君家！』

此詩底本事，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詳悉；但因為它是敘事的抒情詩的緣故，所以它底本事底匡略，我們就可從詩裏窺見一斑，雖則無從深考，也無庸深考了。照詩中所敘，芳樹自然是箇棄婦（也有人疑心伊是個棄妾，因為棄婦或許不至有如此無家可歸的樣子；但詩意也不見得是無家可歸，而且也正

不必深求）伊底表情，不但<sup>不</sup>怒而且<sup>不</sup>怨，只是一味自怨自艾。這種「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態度，用現代的眼光看起來，自然也許可以說是不合理的。然而那時候的女性貞操底公式，正是必須如此，才可以算得極致，我們不能以今非古。我們在千載以下，讀伊底詩，覺得它這悲劇的背景，固然能給與我們以很深的哀感；就是它底迫切的情調，短促的音節，彷彿千迴萬轉似的，正和伊纏綿悱惻，宛轉低徊的表情相稱，也儘能給與我們以很深的哀感哩！



詩底新律

詩底新律

近來詩壇上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作家們有意於製造新格律。最明顯的莫如陸志韋君底渡河，其他如田漢君徐志摩君等底作品亦然。他們底成效如何想在讀者們審察之中，在此無估價之必要。但無論成功與否，而他們曾表示他們底努力於這一件事上，卻是斷然無疑的了。我先聲明我決不全稱地反對詩律底變成，也不以為定是退嬰的傾向——或者是正當的傾向呢，也不可不知呵。在此所要說的，就是詩律為什麼而有，及何等詩律方合於我們底用這兩個問題。

詩之所以要有律，無論中外，不外兩箇原因：(1) 便于歌唱，(2) 便于吟詠。我們反觀中國底詩歌如「三百篇」漢魏以來之樂府，宋之詞，元之曲，本都

是些樂歌；到後來已不可唱，而其格律依然森然存在化爲一種遺形物。這在「三百篇」及樂府，因古代音樂單簡而年代又復遙遠，這種遺痕已消滅於不可見；曲子呢，又因音節未亡，尙未蛻化爲骸骨。這種現象在「詞」獨爲明顯。這是填過詞的朋友們必然洞悉的了。斤斤於一箇去聲一箇上聲底區別，卻又不知道爲什麼要如此。這種痴愚也真叫人够受的了！若作新詩卻十分活潑十分自然，難怪胡適之君要拿纏脚放脚來作比仿呵。（見嘗試集四版自序。）因新詩既非樂曲，（卽要合樂，亦是以樂就詩，不是以詩附樂，）在此意義上，自無創「律」以自桎梏之理由。這箇道理十分明白，不煩多說的。

若在吟咏一方面，則我覺得律之爲物在詩中應當有箇位置。我並不以韻律爲詩之惟一要素，亦不想揮散文詩於門外，只是說詩中有律不碍爲

詩底新律

自由，不碍爲新，亦不碍爲創造的。這句話不知大家不以爲謬嗎？依我的經驗，舊詩好記誦好諷咏，而新詩卻頗不便。我們底朋友中能背長恨歌琵琶行的必然是有，（假使他熟讀過唐詩三百首）但請問能背小河及毀滅的有沒有呢？其實後兩詩之聲價並不在前兩詩之下，也並不是背誦唐詩的全是些骸骨的迷戀者；惟一原因就是韻律之寬嚴整散爲之。況且，後兩詩中並非沒有韻律，只是較爲自由，較多變化罷了。有人說，難道你想變自由爲桎梏，變繁複爲單簡嗎？這箇我並沒有說，你不要替我造謠。我只指出一箇缺憾的存在，並不以此缺憾攻擊新詩，也不視此缺憾爲新詩之致命傷，而且也不在此想什麼彌補缺憾底方法。我只以此明詩律底變成，如果不碍我們心靈底活躍，決不是一件可怕可嗟的事。

我自己既是無心且無力去創作新律的，所以在第二問題上實在不配

說什麼話。現在姑且列舉幾項，或者其效竟將等於未說。然在此本是瑣碎地抒寫感想，故即說說貧嘴也似覺無碍。如製作詩律，我以為應當注意下列幾點：(1)句中之和當與句末之韻並重。(2)句法的參差須有一箇限度。(3)詩一面有格律，一面仍能適合語法之自然。(4)用韻處不可過多，押韻時不可牽強。(5)造句不可拗澀，不當規定平仄四聲。這當然是不完備的，而且也是無甚意義的；因為雖空空地提出幾項，而始終未說到怎樣製作這箇問題上面。這箇問題的解決須俟許多人嘗試之後，方才有眉目呢。現當我們批評他人的成績時，雖指斥其失敗，卻並非根本反對新律底變成。我認這種努力是亦有些意義的，雖然未必即是成功。

臨了還有一句附帶聲明的話。前邊所論只限於詩底一部，有韻律的詩。至於現在正流行着的自由詩和散文詩，原未曾包含在內。我們當然

詩底新律

更希望後二者底前路比前者還要昌明；因爲有韻有律的詩比較已近遲暮了，而牠們倆則正當芳韶怒發的盛年呢。我在這裏只說到華妝也是美人底一相和作時世妝束應當如何這兩點上；既未嘗輕視赤裸裸的美人，也沒有想過要把釵環首飾，重重疊疊加在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子身上去。這一點希望讀者不要誤解才好。

浣溪紗 倦

落日圓時大漠黃，  
哀嘶征馬未收韁。——垂楊枝逐轆轤忙。  
奚事歸人迎蜜炬？  
誰教游女並歡郎？  
閒眠滋味且思量。

## 瓶與酒

英諺有之：「舊瓶裝進新酒。」借瓶酒來形容文藝底內外兩面，誠未免太嫌單簡；因瓶酒是可以任意配置離合的兩品，而文藝之內心與外形卻並不然。但如疏略地說，只要不太拘執着去應用，總也無大謬的。我們記得比喻終久是比喻，若果真完全相符，則比喻底本身亦不能存在了。（依名理的立論點，彼物不等，不同於此物；以彼喻此，故無是處。）何況在此，本不想立不朽之言，又何必這般尋根究蒂呢！

白話詩別於文言詩而言，新詩別於舊詩而言，但這些名稱都不甚妥當。「白話」之立名並不足定兩者中間底主要差別。新舊之稱又苦淆混。舊瓶裝了新酒是<sup>新不是</sup>新瓶裝了老酒是<sup>舊不是</sup>舊？這些事情都是常有的，

瓶與酒

並非任意的設想。新瓶恰好裝的是新酒，舊瓶恰好裝的是老酒，那種「較若畫一」的配合，恐怕沒有這般稱心罷。我現在所要略說的，就是瓶與酒底錯綜。

如我們只瞧上了瓶子；那麼酒也罷，水也罷，只要上面貼着一張封條，是好酒，便可伸頸大喝，醞然博一醉了。如我們是箇酒鬼；那麼，無論瓶子爲玉爲瓦，總要打開開一聞，方才定其去留。這也覺得很簡單，但作文藝批評，恐怕沒有這般容易。第一，瓶之與酒不很容易分割。(2)酒水常攪和着，而成分底比率又很精細繁複。純粹的H<sub>2</sub>O及酒精絕難找到。譬如甲責乙道：『你想新瓶裝老酒嗎？』而乙非但不服輸，且「反唇相稽」。人人以新酒新瓶自待，而以舊瓶老酒待人；結果是吵嘴，打架，終於怒目而視。即使去問第三者，得到的評判不是利於甲，就是便於乙。幫甲則乙謂之甲黨，

幫乙反之亦然。求至無窮盡的第三者，也只能造成龐大無匹的甲乙兩黨，而是非仍然落於渺茫。若說取決於大多數，似乎可以分箇勝負了；但形勢不利的先生們，必又要引用易卜生底名言來證明多數人常在錯誤底一面。其結果還依然是吵嘴打架，怒目而視；不過加入打罵圍的，已不止兩箇人，而是三箇至無數的人們罷了。所以天下事莫如不談，越談越胡塗。在這種社會空氣中，紅老之學那得不應運而生，當王者貴呢。

費話說得總算不少，意思卻很簡單，無非要奉勸在酒店裏的，或者自己開設酒舖的羣公，莫把瓶子上底簽條認得太真（賣藥的總說藥靈，賣酒的總說酒好）也莫把分別酒和水這件事看得太輕而易舉了。常碰到的，有箇人喊了聲，「西洋正流行着散文詩呢！」於是有人見了有一首詩上面標着三箇字，正叫做散文詩，便不由自主的有點肅然起敬；另有一人喊道，

新 興 酒



淚與酒

「詩是主情的文學啊！」於是有人碰見一首詩中嵌上了許多「戀愛」「悲哀」……等等金裝的字，也就不敢妄施菲薄了；又有一人喊道，「具體寫的才是好詩！」於是也必有人學嘴學舌，講講什麼抽象的哲理不適宜於詩歌了。所喊出的話是否明通真實，是另一回事；只羣相響應的人們，即使不是可憐，也不免有點可惜，即使不是輕狂，也不免有些魯莽了。其實吶喊着的人，他自己也不過見到說出，並不想發號施令，惹引什麼運動；惟其結果總是風起雲湧，極一時之盛，使他懊悔無窮，杜口不迭，方才省悟到「立言」之難，怪可以列入「三不朽」中，不是什麼容易事。C. K. 君曾對我說：『往往一句話沒有全說出，而應聲已如夏蛙了。』「扶得袁來西又倒，」這是四五月間柳絮底行徑，又豈是我們所敢希望於今日詩壇中的呢。

## 酒

他作了一篇瓶與酒底妙文。我覺得妙固妙了，卻太嫌空泛。瓶子與酒底關係即姑且言之不詳，但辨別酒味底訣竅，似乎應當有一點說明，而他那文中亦并付缺如，這未免太偷懶罷。他說，『真和你的！另寫一篇好不好？』我說，『寫就寫，怕什麼！』就有了這麼短短的一段。

以作詩譬之釀酒，以讀詩譬之飲酒，取喻是很雋永。辨別酒味底範疇約有兩箇：(1)酒力，(2)酒性。前者是醉底度量，後者是醉底趣味。從第一義說，我希望你既有志於酒，切不可一杯便醉，更不可滲淡了牠，尤其不可只看瓶上底簽條，不辨嘴裏底感覺。從第二義說，我希望你即使只喜歡喝一種酒，但其他酒味亦總應當嘗一下，方才評論牠們底好歹，固定你底嗜好。

酒

若你自命爲喝某某者，見了牠，不論美惡新陳，甚而至於名實相違反的，亦僅杯的牛飲下去。這至少將使我感到一種異樣，感到一種孤寂。再退一步，如你底嗜好已固定而且專一了，我又何敢相強呢，但總還賸下一箇希望，你千萬別讓我再碰釘子；就是凡你所未曾嘗過，或者嘗而未會細品過的諸酒底味道，請慢一點批評如何。讀者，批評家，如你們能不愧對一箇精細忠實的酒徒，我們還有什麼話可以形容我們心中底滿足呢！

要曉得，酒底強弱不止一等，酒底美惡不止一味；不是燒酒以下就是白開水，也不是香檳定好而啤酒定壞。嚴格的講，一箇人在一時候，只能嗜好一定的強度，一定的名色的酒。但嗜好原不妨專一，而切不要忘記以外還有別的酒名，還有無窮無盡的強弱美惡底差別諸相。你悄悄地去明鑑覽醉，誰也不來稍拂你底癖嗜。但當大庭廣衆之間，演講這一箇「酒」字，卻

千千萬萬不要以耳食底所得（或者是以眼食）來迷亂聽衆。這誠哉未必就是你底過失（即小小的過失我也不敢相加的），但真實的酒客絕不肯如此做的。富有寬博的酒量，沈靜的酒德，精微的酒品，我是這樣期望於你們諸君的了。他底信口開合，我豈敢尤而效之。

有以七言絕句改讀爲長短句者，頗有渾成之

美。錄其兩首：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葇芷繚衡室札記

### 葇芷繚衡室札記

(1)

詩詞中有散文風格者絕少。詞家有鑿括一體，雖是韻語而造句結局與散文頗近。偶閱宋方岳的秋崖詞有沁園春一闕，用以鑿括蘭亭序者，極自然渾成之美，錄如下：

「歲在永和癸丑暮春，修禊蘭亭，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湍激，映帶山陰。曲水流觴，羣賢畢至，是日風和天氣清，亦足以供一觴

一詠，暢叙幽情。

悲夫！一世之人，或放浪形骸，遇所欣，雖快然自足，終期於盡，老之將至，後視猶今。隨事情遷，所之既倦，俯仰之間，跡已陳。興懷

也，將後之覽者有感斯文。」

(2)

昔人所謂句讀本有兩種：(一)文句(文義)(二)樂句(音節)

黃季剛師曾言之。如詩關雎首句就文義論只兩句耳，而毛公則曰「章四

句」。此種區別，以近日句讀宋人詞愈覺其清晰，試舉一二例以明之。如

辛稼軒之永遇樂：「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

一片神鴉社鼓。」其實就文義言，「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中再不宜有

所剪割。又如王介甫之桂枝香：「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亦只是

一句不須逗讀也。若不明句讀有此區分，則對於舊詩詞之標點自不免有

所隔闕；因調法是一事，文理是一事，不可不知也。

(3)

五五錄衡室札記

推至藝術室札

宋詞之佳處有非元明以下人所能想望者。究竟其勝場何在？自不易片言解答。昔人每謂妙諦非可言說，其實亦半是欺人之談。與其謂為不可說，毋寧謂為不能說。（其中自也有不易言證的，如小詞絕句之所謂神韻。）茲舉意想所涉宋詞佳處之一端而言之，恐亦未必恰當，特私意謂如此耳。我覺得宋人作詞佳處在「細」「密」。——（疏散亦是一妙，宋詞未始不有在此且不具說。）凡詞境宛如蕉心，層層剝進，又層層翻出，謂之細；篇無贅句，句無贅字，調格詞意相當相對，如天成然不假斧削，謂之密。具此二妙，在詞之一道推宋代詞人獨步，而在兩宋北似勝於南。茲就中調小令析解三首以明之。

如晏幾道之臨江仙：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

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上疊首二句是今年之光景；不言春恨而意自在。下接「去年春恨」三句，是今年與去年相同的引起春恨之境界。而燕子雙飛即已為下疊起興。此正與李白之「長干行」：「八月胡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同一機局。下疊方直落到主情上。「兩重心字羅衣」寫其人也，「琵琶絃上說相思」寫其事也。至於煞尾兩句則筆弄餘姿矣。此詞共說了四層：(1)今年之春恨，(2)去年與今年相同之恨，(3)引起年來春恨之本事，(4)撫今追昔之感慨。如環往復互相呼應，如練糾纏互相鈎引，結構細密極矣。

又如周邦彥之蝶戀花：

畫正歌衛寧札記



芷芷綠綺筆札記

「月皎驚鳥栖不定。更漏將殘，轆轤牽金井。喚起兩眸清炯

炯。淚花落枕紅綿冷。

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闌干橫斗柄，

露寒入遠雞相應。」

上疊起首三句是由離人枕上所聞，寫曙色欲破之景。妙在全從聽得，（月皎爲鳥栖不定之原因，着重仍在鳥啼，不在月色也。）爲下文「喚起兩眸」之張本。烏啼，殘漏，井上之轆轤，皆驚醒枕上離人之聲也。下兩句實寫枕上之別情。「喚起」一句能將淒婉之情懷，驚怯之意態曲曲繪出。美成寫離別，其細膩熨貼，幾無以復加，於此等處見之。此句實是寫乍聞聲而驚醒。乍醒之眼應曰朦朧，而彼反曰「清炯炯」者，正見其細膩熨貼之至也。若夜來甜夢早被驚覺，則惺忪乃是意態之當然，今既寫離人，而仍用此描寫，

則又小失之矣。美成之早梅芳曰：「正魂驚夢怯，門外已知曉。」可與此句互相發明。此處妙在言近情遠，明寫的是黎明枕上，而實已包孕一夜之淒迷情況。只此一句，箇中人之別恨已呼之欲出。「淚花」一句另是一層，與「喚起」並非一事。讀者勿疑吾言之過於求深。試着眼於「冷」字，便知所語之不誣。紅綿爲裝枕之物，非枕函可知。若疎疎之熱淚亦只能微沾枕函而已，決不至溼及枕內之紅綿，且不至于驟冷也。今既曰「紅綿冷」，則淚痕之交午，及別語之纏綿，可想而知矣。故「喚起」一句爲乍醒之況，「淚花」一句爲將起之況，程叙至爲井然。兩句中又包孕無數之別情在內，作一句讀下，殆非善讀者。離人至此，雖欲戀此枕衾，已至萬無可再戀之時分，於是不得不起而就道矣。在此已逗入下疊。「執手」三句人已起矣，已由房闥而庭院矣；「樓上」兩句人已去矣，已由庭院而途路矣。

荳蔻齋室札記

芷芷蘇徵筆札記

上疊極其委婉紆徐，下疊極其超脫駿快。寫「將別」及「別」之兩種況味，妙肖直至毫顛。結尾兩句上寫空閨，下寫野景，面面兼到，意味深雋。閨中人天涯之思，非言說所盡，只得寄在吾人想像之中。詩詞中誠貴言近旨遠，但旨遠必即在言近之中方好；誠貴有可想之處，但必要一想即得方好。否則左思右想，搔摸不着，是猜謎式之惡作劇，非作詩之道也。至於意本分明，而讀者自己粗略，則作者殆不任此咎。上述兩詞皆是小令。蝶戀花共六十字，臨江仙僅有五十八字，而隱複之妙直達上乘，所謂尺幅有千里之勢，必此等作品方足以當之。至于文詞之美妙，猶其餘事。

中調有如柳永之八聲甘州，其層次亦甚複密。上疊寫秋景及景中之情，下疊專就傷離念遠之情思反覆推闡之，其細密初不減於作議論之文。固知着脚不專以豔靡之詞擅勝場。現將原文錄下分別說之。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概括地寫秋景。

洗清秋；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

當樓。

備細描繪之。

是處紅衰綠減，冉冉物華休。  
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因秋景蕭條，物華銷盡，遂生感歎，  
遷變者飄泊如此，不變者寂寞又

如彼，此是深一層的感念。

右一疊專寫秋景；上兩節是外物的描摹，下兩節是內心的抒發。  
然下半雖是抒情，情乃緣境而生，與下疊自述心事者不同。由  
外而內，由渾而畫，秩序最分明。

不忍登高臨遠；

此直言之，與上疊起首相同。

蘇軾《念奴嬌》

荳蔻齋室札記

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

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妝樓長望，誤幾回天

際識歸舟？

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說出不忍登臨之因由來。

客思既深，不覺反省一下，於是自

生疑諾。

從自己涉想到對方去，有佳人之

凝盼已覺淹留之何苦，何況于

盼識歸舟而又屢誤耶。

我既能想像她的妝樓長望，她豈

不許同時想到我之徒倚闌干

耶？上句才放開，此句又折回。從

自己想到她，從她想到自己；但

又是替她設想，疑惑之詞，不是

實寫與上文全不犯複。描寫雙方感情之糾纏，愈轉愈複矣。文筆猶如穿梭，針縷細密之甚。即在宋人詞中，亦殊罕見也。

右一疊專寫客思。一二兩節（只是一節）直白其情懷，正與上疊之首二節相當。下三節一層深似一層，意總在剛發跡跡

久淹之苦況。結局寫出獨客之無聊，能把全篇主旨擒住。

雖有如上邊所列舉；但我並不以為作者當時先定了格局，然後作詞的，只是說有些好詞，如分析其結構，精密有如此者。此僅可資欣賞者之談助，不是可以拿來死講死摹的。凡文必有條理，（無條理則不成文）佳文尤顯明。但這種條理只隨成熟的心靈自然呈露，不是心靈被納入某種範疇

莊世澤術室札記

而後始成條理的。最好的感與在心頭，若能把握捉住，何愁在紙上或口頭不成文理呢。『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此語妙確。文理何嘗罕見，可貴者正在自然耳。

明窗自剪玉蛟綃，月夜穿來色更嬌。曾在日荷

花上立，至今香氣未全銷。

娉婷鬼女夜行役，漆燈照見雙鞋迹。土花蝕面

不分明，猶帶生前小桃色。

右兩詩並係前人所作，忘其名姓矣，一雜仙心，一具鬼氣，比較玩謔，至饒幽趣。

## 信三通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殘信

弟雖潦倒，但現在態度卻頗積極；丟去玄言專崇實際，這便是我所企圖的生活。我現在知識上，雖還不願丟去第一義的研求（爲什麼）但行爲上卻頗願安於第二義（怎樣）這或者與兄稍稍不同了。因爲講到第一義，原不必要生活；但我們感情上現在不能做到這箇——我們雖不見得有執着生活之心，却也無捨棄生活的勇氣，總只要懶懶地生活着，這便是我所謂感情上還不能不要生活。——所以與其茫無所依，懶無所立，還不如先安



信 三 選

於第二義，或可以比較有趣味些。——在理知上有趣原不一定。比沒趣好，但人的感情上總寧願要求有趣的生活。我自今夏與兄等作湖上之游後，極感到誘惑底力量，頹廢底滋味，與現代的懊惱。我從前不曾深切地感着過這些，這回卻碰着機會了。我一面感到這些，一面卻也感到同程度的悵惘。因悵惘而感到空虛，在還有殘存的生活時所不能堪的！我不堪這箇空虛，便覺飄飄然終是不成，只有轉向，才可比較安心，——比較能使感情平靜。於是我的生活裏便起了一箇轉機。暑假中在家，和種種鐵顏的事實接觸之後，更覺頹廢不下去，於是便決定了我的剎那主義！

約莫今年五月裏，我在杭州遇見君。他談他的剎那主義。他不管什麼法律，什麼道德，只求剎那的享樂。回顧與前瞻，在他都是可笑的。這正是頹廢的剎那主義。我意不然！我深感時日匆匆底可惜，自覺從前的

錯誤與失敗，全在只知遠處，大處，卻忽略了近處，小處。時時只是做預備的工夫，時時卻不會作正經的工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況預備的工夫往往要改變的，常常費了許多的工夫預備，後來發見這種預備是走錯了路，於是只有生生地將這段工夫拋去。而因為這段工程僅僅是預備的，無獨立的價值遺留于我，所以拋棄以後便不再去過問，於是那段工程便白白地，無償地被捨棄了！不很可惜麼？人生能當得起幾回「白費」呢！所以我第一要使生活底各箇過程都有牠獨立之意義和價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義和價值！每一刹那在持續的時間裏，有牠相當之位置；牠與過去，將來固有多少的牽連。但這些牽連是綿延無盡的！我們願是顧不了許多，正不必徒縈縈於牠們，而反讓本刹那在你未看明這些牽連裏一小部分之前，白白地閃過了！我們只須「鳥瞰」地認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

信 三 通

極力求這一剎那裏充分的發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沈寂。這些話或者說得太抽象，我的意思只是說，寫字要一筆不錯，一筆不亂，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喫飯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無論何時，無論何地，有不調整的，總竭力立刻求其調整——無論用積極的手段或消極的手段。每一剎那的事，只是爲每一剎那而做求一剎那裏心之所安；雖然這一剎那所做與前者剎那，後些剎那有影響，但這箇關聯在我是無大關係的。我只願在那樣大關聯裏的這一剎那中，我應該盡力怎樣做便好了。這便是所謂從小處下手。但這或者容易流於只顧眼前的毛病；但我以爲我們所謂只顧眼前只是一種態度，原非絕對的事實；就是我們便是取了只顧眼前底態度，事實也不會讓我們真的只顧眼前的，因爲我們的生物性裏原有擴大發展我們的生命於將來底傾向的。所以我們只願

眼前斷不致引起以後怎樣大的糾紛的，而反能因此使我們感到每一刹那的生意意味——雖然這種趣味根本上或者也不過是迷惑——叫我不致爲不可解決的人生問題所牽扯而茫茫無所依附，這就是體比較的價值了。總之，平常地說，我只是在行爲上主張一種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但我現在還未能嚴格地實行。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殘信

至於問生活內容何必充實？那是我不能答覆。但我意現在可暫不問此問題；在實際上，我甚麼時要做甚麼事，便去作罷，不必哲學地去問他的

信 三 通

信 三 通

意義與價值。總之，現在只須問世法，不必問出世法；在出世法未有一些解決以前，我們便只問世法吧了。——話又說回來了，出世法果真有了解決，便也成了世法了。我所謂世法，只是隨順我生活裏每段落的情意底猝發的要求，求箇每段落的滿足！因為我既是活着，不願死也不必死，死了也無意義；便總要活得舒服些。爲什麼要舒服是無庸問的，問了也沒人能答的！——直到永遠！只是要舒服吧了。至於怎樣叫做舒服，那可聽各人自由決定。我意就是「段落的滿足」。——頹廢的生活，我是可以了解的；他們也正是求他們的舒服。但他們的舒服，實在是強顏歡笑；歡笑愈甚，愈覺不舒服，因而便愈歡笑以弭之；而不舒服便愈甚。因為強顏的歡笑愈甚與實有的悲懷對比起來，便愈顯悲哀之爲悲哀，所以如此。所以他們實在是不舒服的！兄說自己的頹廢不出兩塗：一發生激烈的行爲，二懶惰。我覺第一

層不能算做頹廢，可以不說；第二層仍免不了悲哀的侵襲，終久仍是不舒服的。——我不贊成！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底趣味，使我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於這刹那以前的種種，我是追不回來，可以無庸過問；這刹那以後，還未到來，我也不必費心去籌慮。我覺我們「現在」的生活裏，往往只「惆悵着過去，憂慮着將來」，將工夫都費去了，將眼前應該做的事都丟下了，又添了以後惆悵的資料。這真是自尋煩惱！我現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譬如我現在寫信，我一心只在寫信上，更不去顧慮別的，就誤了我的筆。我要做完了一件，才去想別件；我做一件，要做得無遺漏，不畱那不必畱的到以後去做；因為以後總還有以後的事。我做的態度與方法，只揀我當時以為最好的。我寫信時只想說得明白；寫信之前只去整理筆墨紙張；寫信之後只去將信封貼交郵；這些都要

信 三 遺

做得妥當，快速。這便是我的剎那主義。頹廢派原也有剎那主義，他是說人生無常，應該及時快樂之義。我也主張及時快樂，但人生無常有常，卻以為不可不必管（在行為上）。但各剎那間的生活，在勢也有自然之連續，也非前後兩擲。如我相信求學；我各剎那的行為，便都向着條路走，而各剎那的內容卻是不問。如我現在寫信和你討論人生，等會我便要看書了。我的剎那主義，實在即是平凡主義。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殘信

以理性之指導，我輩正應安於矛盾，安於困苦，安於被掠奪，安於作犧牲；

而無奈生物的素質逼我們去掙扎，去呻吟，於是成爲言不顧行的鄙夫了。我們自然不見得甘心，但卽不甘心又將奈何？我們不必談生之苦悶，只本本分分做一箇尋常人罷。但做箇平常人，又談何容易。死書，毛錐，漪談，那一樣中用！

B！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尋一安心立命的鄉土，使心情有所寄託，使時間有處消磨，使煩激的旋渦得以暫時平恬。我們對於教育，既沒有真的興趣和能力，既不想以此爲終身之職業，則不如痛快地莫幹。如我們這種文丐，不作教書匠，又作什麼？這真是萬分爲難。

我們有潔癖，有毫髮之挫若受撻於市朝，這種勇氣，官僚政客自與我們絕緣了；我們只受掠奪不能爲掠奪人者，實業與商界又與我們遠了；我們的體力這樣荏弱，鋤頭和斧鑿今生無把握之望了。此外無非是教書，賣文，盡



信 三 通

於此矣，無他道也！我們現在自己得趕緊明白，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將來，我們的世界，只是這麼一箇小小圈子。要想跳過牠，除非在夢中，在醉後，在瘋狂時而已！——一言以蔽之，莫想，莫想！

圈子既跳不穿，則莫如安安靜靜的守着範圍，倒還不失爲乖巧的動物。譬如野獸初入牢籠，總是不免搏噬跳躍的；但久而久之，牠知道牢籠的堅固，努力也是徒然，於是在數尺之間，怡然地偃臥微行，初不殊在長林豐草之故鄉。這箇是動物園中屢見的現象，便是我們的影子了！

在狹的籠裏的惟一的慰藉，自然只有伴侶了。故我們不能沒有家人，不能沒有朋友，否則何可復堪呢。以心情狹小的我，人類決不能做我的同類。所謂我的同類，全世界只有幾箇人，我如失了他們，便如失了全世界。空廓的世界於我本無系屬的。

人只是箇動物罷了，不必再加上什麼形容限制。我現在把一切事均視作卑之無甚高論。宇宙間之一切惟我獨尊，但自我的本身即可否定的。不過在未有厭棄生活的決心以前，不得不暫時肯定牠。這種對於生活暫作肯定觀的態度，既沒甚理由，尤非不可變更，僅僅是表明我們對於生活尙未完全厭倦而已。爲什麼還不厭倦？我們自然無意於作此解答的。

這種既不執着，也不絕滅的中性人生觀，大約爲我們所共信。於是贊頌與詛咒雜作，自抑與自尊互乘，彷彿已成爲沒志氣，沒旨趣的妄人了。其實我們自省也還不至於如此。但在行爲上既表現不出來，說得好一點是「和光同塵」，說得不客氣些，簡直是「同流合污」了。我們雖不介意於儻來的毀譽，但這樣的一年一年的飄泊着，即不爲沒出息，也可以算得沒味了。如何能使來年來月來日的生活，比今年今月今日的有味些？這便是

信 三 通

目下的大問題——主觀上的所謂大……

本刊通信處，爲上海五馬路亞東圖書館轉  
交。發行及廣告等事，請直接與亞東接洽。

O. M. 啓。

#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十版	水滸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八角
七版	儒林外史	洋裝一元六角 平裝一元三角
九版	紅樓夢	洋裝四元二角 平裝三元三角
五版	西遊記	洋裝三元二角 平裝二元五角
六版	三國演義	洋裝二元八角 平裝二元二角
五版	鏡花緣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六角
三版	水滸續集	洋裝兩元三角 平裝一元七角
四版	老殘遊記	洋裝八角 平裝五角
再版	海上花	洋裝二元一角 平裝一元五角
初版	兒女英雄傳	洋裝二元六角 平裝二元
初版	三俠五義	洋裝二元七角 平裝二元一角
初版	官場現形記	洋裝三元 平裝二元四角
新出	宋人話本	洋裝九角五分 平裝六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全有胡適之先生考證傳序或有論或引論或有始生或支同或有陳獨秀先生序或有劉半農先生序

## 創作的小說

四版	雪 夜	汪敬熙著 二角五分
七版	少年飄泊者	蔣光赤著 三角
四版	致死者	張維祺著 三角
再版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汪靜之著 五角
三版	小 雪	超 超 著 四角五分
再版	犧牲者	戈魯陽著 六角
四版	鴨綠江上	蔣光赤著 六角五分
初版	失 蹤	楊邨人著 三角五分
再版	轉 變	洪靈菲著 六角
再版	義 塚	錢杏邨著 四角五分
四版	名家小說	章行嚴選 一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文 存 類

主版胡適文存.....洋裝兩册兩元八角  
平裝四册兩元二角

五版胡適文存集.....洋裝兩册三元  
平裝四册兩元四角

三版孟和文存.....洋裝一册一元一角  
平裝一册七角五分

五版吳虞文錄.....三角五分

文 字 學 類

初版字義類例.....陳獨秀著  
八角

三版虛助詞典.....施括乾編  
二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此 有 作 翻 必  
書 著 權 印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四版

編輯者

O.

M.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我們的七月一九二四年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